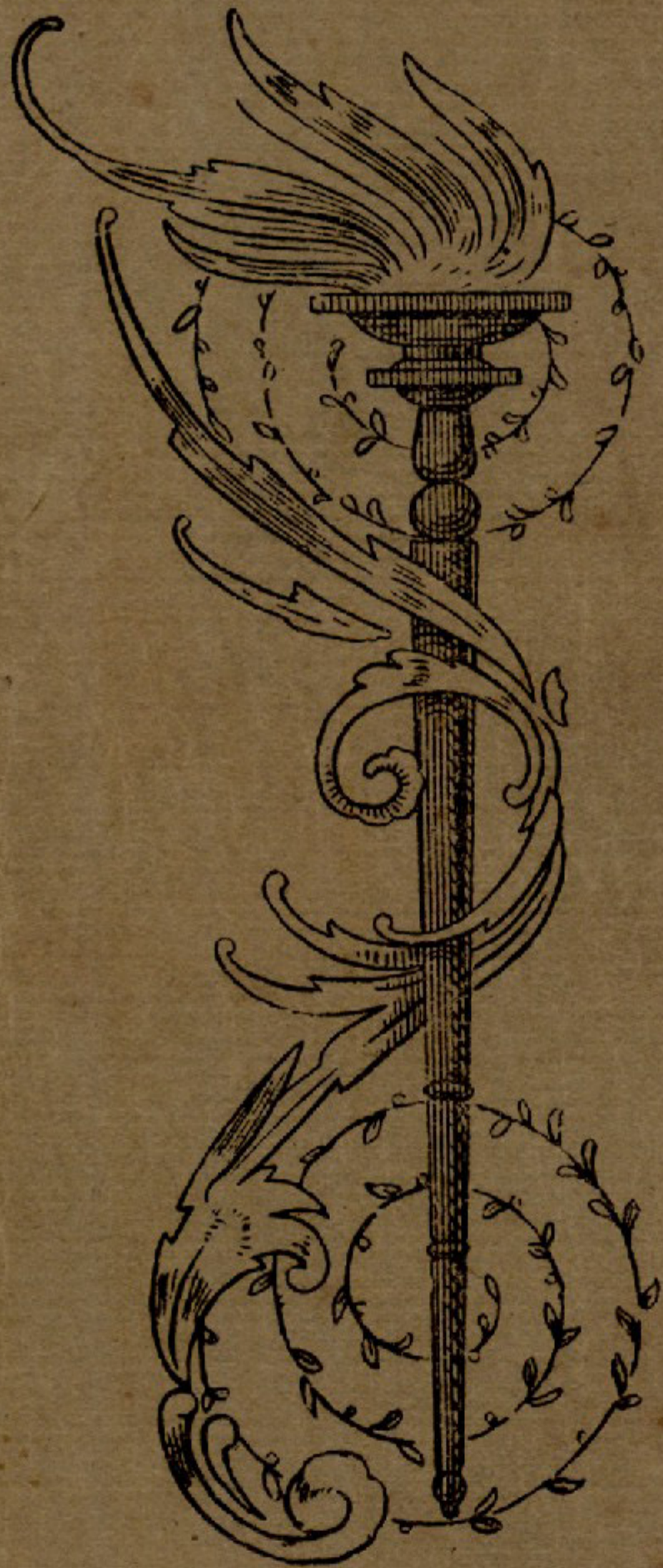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俠五義(四)



三俠五義







2450743



第九十回

避嚴親牡丹投何令——充小姐佳蕙拜邵公



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，明是開脫小姐，暗裏却是葬送佳蕙。佳蕙既有污行，小姐焉能清白呢？真是一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。那知後來金公見了玉釵，便把佳蕙拋開，竟自追問小姐，生生的把個千金小姐弄成布裙荆釵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可見他的計謀狠毒。言雖如此，巧娘說「焉知不是佳蕙那丫頭」這句話，說的何嘗不是呢？他却有個心思，以為要害小姐，必先剪除了佳蕙。佳蕙既除，然後再害小姐就容易了。偏偏的遇見個心急性拗的金輝，不容分說，又搭着個純孝的小姐不敢強

2450743



辯；因此這件事倒鬧的朦混了。

且說金輝到了內書房安歇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了次日，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，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。金公便在書房搜查，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，仔細留神，正是給女兒的東西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轉身來至正室，見了何氏，問道：『我會給過牡丹一對玉釵，現在那裏？』何氏道：『既然給了女兒，必是女兒收着。』金輝道：『要來，我看。』何氏便叫丫鬢到小姐那裏去取。去不多時，只見丫鬢拿了一枝玉釵回來，稟道：『奴婢方纔到小姐那裏取釵。小姐找了半天，在鏡箱內找了一枝。問佳蕙時，佳蕙病的昏昏沉沉，也不知那一枝那裏去了。小姐說：「俟找着那一枝，即刻送來」。』金輝聽了，哼了一聲，將丫鬢叱退，對夫人道：『你養的好女兒！豈有此理！』何氏道：『女兒丟了玉釵，容他慢慢找去。老爺何必生氣？』金公冷笑道：『再要找時，除非把這一枝送在書房內便了。』何氏聽了詫異



道：『老爺何出此言？』金公便將手帕扇墜擲與何氏，道：『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！』便在袖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，道：『現有對證，還有何言支吾？』何氏見了此釵，問道：『此釵老爺從何得來？』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的話說了。又道：『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，叫他尋個自盡，休來見我！』說罷，氣忿忿的上外面書房去了。

何氏見此光景，又是着急，又是傷心，忙忙來到小姐臥室，見了牡丹，放聲大哭。牡丹不知其詳，問道：『母親這是爲何？』夫人哭哭啼啼，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。牡丹聽畢，只唬的粉面焦黃，嬌音軟顫，也就哭將起來。哭了多時，道：『此事從何說起？女兒一概不知。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。』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，心中一急，登時病了。就在那日告假，躺在自己屋內將養。此時正在昏憤之際，如何答應上來。梁氏無奈，回轉繡房，道：『問了佳蕙，他也不知。』何氏夫人道：『這便如何是好？』復又痛哭起來。牡丹強止淚痕，說道：『爹爹既然吩咐



孩兒自盡，孩兒也不敢違拗。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，未能答報，孩兒雖死也不瞑目。』夫人聽至此，上前抱住牡丹，道：『我的兒吓！你既要死，莫若爲娘的也同你死了罷。』牡丹哭道：『母親休要顧惜女兒。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，母親若死了，叫兄弟倚靠何人？豈不絕了金門香煙麼？』說罷，也抱住夫人，痛哭不止。

旁邊乳母梁氏，猛然想起一計，將母女勸住，道：『老奴倒有一事回稟。我家小姐自幼穩重，閨門不出，老奴敢保斷無此事。未免是佳蕙那丫頭幹的，也未可知。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。若是等他好了再問，惟恐老爺性急，是再不能等的。若依着老爺逼勒小姐，又恐日後事明，後悔也就遲了。』夫人道：『依你怎麼樣呢？』梁氏道：『莫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，兩口子同着小姐帶佳蕙，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裏，暫住幾時。俟佳蕙好了，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，以明事之真假。一來暫避老爺的盛怒，二來也免得小姐傾生。只是太太擔些干係，遇便再求老爺便了。』夫人道：『老爺跟前，我再慢慢說明。只是你等一路上，叫我好不放心。』



梁氏道：『事已如此，無可如何，聽命由天罷了。』牡丹道：『乳娘此計雖妙；但只一件，我自幼兒從未離了母親，一來拋頭露面我甚不慣，二來違背父命我心不安，還是死了乾淨。』何氏夫人道：『兒吓，此計乃乳母從權之道。你果真死了，此事豈不是越發真了麼？』牡丹哭道：『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？』乳娘道：『此不過燃眉之急。日久事明，依然團聚，有何不可？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，我更有一計在此。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，一路上說小姐臥病，往舅老爺那裏就醫養病。小姐却扮作丫鬟模樣，誰又曉得呢？』何氏夫人聽了，道：『如此很好。你們就急急的辦理去罷。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。』牡丹此時心緒如麻，縱有千言萬語，一字却也道不出來，止于說道：『孩兒去了。母親保重要緊！』說罷，大哭不止。夫人痛徹心懷，無奈何，狠着心去了。

這裏梁氏將他男子漢找來，名叫吳能。既稱男子漢，可又叫吳能，這明說是無能的男子漢。他但凡有點能爲，如何會叫老婆作了奶子呢。可惜此事交給他，這纔



把事辦壞了。（他不及他哥吳燕能有本事，打的很好的刀。）到了河邊，不論好歹，僱了船隻；然後又僱了小轎三乘，來至花園後門。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至河邊上船，一篙撐開，飄然而去。

且說金輝氣忿忿離了上房，來到了書房內。此時施生已回，見了金公，上前施禮。金輝洋洋不保。施俊暗道：『他如何這等慢待於我？哦，是了。想是嗔我在這裏攪他了。可見人情險惡，世道澆薄，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覓生活，如何受他的厭氣？』想罷，便道：『告稟大人得知。小生離家日久，惟恐父母懸望。我要回去了。』金輝道：『很好。你早就該回去。』施俊聽了這樣口氣，登時羞的滿面紅漲，立刻喚錦箋備馬。錦箋問道：『相公往那裏去？』施俊道：『扯臊！自有去處，你備馬就是了。誰許你問！狗才，你仔細，休要討打。』錦箋見相公動怒，一聲兒也不敢言語，急忙備了馬來。施生立起身來，將手一拱，也不拜揖，說聲「請



了」。金輝暗道：「這畜生如此無禮，真正可惡！」又聽施生發話道：「可惡吓，可惡！真正豈有此理！」金輝明明聽見，索性不理他了，以爲他少年無狀。又想起施老爺來，他如何會生出這樣子弟，未免嘆息了一番。然後將書籍看了看，依然照舊。又將書籍打開看了看，除了詩文之外，止有一把扇兒，是施生落下的，別無他物。

可惜施生忙中有錯，來時原是孤然一身，所有書籍典章全是借用這裏的。他只顧生氣，却忘了扇兒，放在書籍之內。彼時若是想起，由扇子追問扇墜，錦箋如何隱瞞？何況當着金輝再加一質證，大約此冤立刻即明。偏偏的施生忘了此扇，竟遺落在書籍之內。扇兒雖小，事關重大。凡事當隱常現，自有一定之理。若是此時就明白此事，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來呢？

且說金輝見施俊賭氣走了，便回至內室，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人一般，甚是悽



慘。金輝一語不發，坐在椅上歎氣。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倒，口口聲聲：『妾身在老爺跟前請罪。』老爺連忙問道：『端的爲何？』夫人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『老爺只當女兒已死，看妾身薄面不必深究了。』說罷，哭癱在地。金輝先前聽了，急的跺脚，惟恐醜聲播揚。後來見夫人匍匐不起。究竟是老夫老妻，情分上過意不去，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：『你也不必哭了。事已如此，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。』

金輝這裏不究，那知小姐那裏生出事來。只因吳能忙迫僱船，也不留神，却僱了一隻賊船。船家弟兄二人，乃是翁大翁二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。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領着兩個俊俏女子，而且又有細軟包袱，便起了不良之意，暗暗打號兒。走不多時，翁大忽然說道：『不好了，風暴來了。』急急將船撐到幽僻之處。先對奶公道：『咱們須要祭賽祭賽，方好。』吳能道：『這裏那討香蠟紙馬去？』翁二



道：『無妨，我們船上皆有，保管預備的齊整，只要客官出錢就是了。』吳能道：『但不知用多少錢？』翁二道：『不多，不多，只要一千二百錢足以穀了。』吳能道：『用甚麼，要許多錢？』翁二道：『雞魚羊頭三牲，再加香蠟紙鏢，這還多嗎？敬神佛的事兒，不要打算盤。』吳能無奈，給了一千二百錢。不多時，翁大請上香。奶公出船一看，見船頭上面放的三個盤子，中間是個少皮無腦的羊腦袋，左邊是隻折脖缺膀的雞嫁妝，右邊是一尾飛鱗回目的鯉魚乾；再搭上四零五落的一挂元寶，還配着滴溜搭拉的幾片干張。更可笑的，是少顏無色三張黃錢；最可憐的，七長八短的一束高香。還有一高一矮的一對瓦燈臺上，插的不紅不白的兩個蠟頭兒。吳能一見，不由的氣往上撞，道：『這就是一千二百錢辦的麼？』翁二道：『諸事齊備，額外還得酒錢二百。』吳能聽了發急道：『你們不是要訛吓！』翁大道：『你這人祭賽不虔，神靈見怪，理應赴水，以保平安。』說罷，將吳能一推，撲咚一聲，落下水去。



乳母船內聽着不是話頭，剛要出來，正見他男子漢被翁大推下水去，心中一急，連嚷道：『救人吓！救人！』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，乳母站立不穩，摔倒船內，又嚷道：『救人吓！救人吓！』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，極力將竹牕撞下，隨身跳入水中去了。翁大趕進艙來，見那女子跳入水內，一手將佳蕙拉住道：『美人不要害怕，俺合你有話商量。』佳蕙此時要死不能死，要脫不能脫，只急的通身是汗，覺的心內一陣清涼，病倒好了多一半。外面翁二合王三每人一枝篙將船撐開。佳蕙在船內被翁大拉着，急的他高聲叫喊：『救人吓！救人！』

忽見那邊飛也似來了一隻快船，上面站着許多人，道：『這船上害人呢，快上船進艙搜來。』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，將篙往水內一拄，嗖的一聲跳下水去。翁大在艙內見有人上船，說進艙搜來。他惟恐被人捉住，便從牕戶躡出，赴水逃生了。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，枉用心機，白白的害了奶公並小姐落水，也只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。



且言衆人上船，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：『你等莫忙。大約賊人赴水脫逃。且看船內是甚麼人。』說罷，進艙看時，誰知梁氏藏在牀下，此時聽見有人，方纔從牀下爬出。見有人進來，他便急中生智，道：『衆位救我主僕一命。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，推在水內淹死；丫鬢着急，躡出船牕投水也死了。小姐又是疾病在身，難以動轉。望乞衆位見憐。』說罷，淚流滿面。這人聽了，連說道：『不要啼哭。待我回那老爺去。』轉身去了。梁氏悄悄告訴佳蕙，就此假充小姐，不可露了馬脚。佳蕙點頭會意。

那人去不多時，只見來了僕婦丫鬢四五個攙扶假小姐，叫梁氏提了包裹，紛紛亂亂一陣，將祭賽的禮物踏了個稀爛。來到官船之上，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，問道：『那女子家住那裏？姓甚麼？慢慢的講來。』假小姐向前萬福，道：『奴家金牡丹，乃金輝之女。』那老爺問道：『那個金輝？』假小姐道：『就是作過兵部尙書的。只因家父連叅過襄陽王二次，聖上震怒，將我父親休致在家。』只



見那老爺立起身來，笑吟吟的道：『原來是姪女到了。幸哉，幸哉，何如此之巧耶！』假小姐連忙問道：『不知老大人爲誰？因何以姪女呼之？請道其詳。』那老爺笑道：『老夫乃邵邦傑，與令尊有金蘭之誼。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，故此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。今日恰好在此停泊，不想救了姪女，真是天緣湊巧。』假小姐聽了，復又拜倒，口稱叔父。邵老爺命丫鬚攙起，設坐坐了。方問道：『姪女爲何乘舟，意欲何往？』

不知假小姐說些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一回

死裏生千金認張立——苦中樂小俠服史雲

且說假小姐聞聽邵公此問，便「將」身體多病，奉父母之命，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邵老爺道：「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。你一個閨中弱質，如何就叫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？」假小姐連忙答道：「平素時常往來。不想此次船家不良，也是姪女命運不濟。」邵老爺道：「理宜將姪女送回，奈因欽限緊急，難以遲緩。與其上唐縣，何不隨老夫到長沙，現有老荆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。俟你病體好時，我再寫信與你令尊，不知姪女意下如何？」假小姐道：「既承叔父憐愛，姪



女敢不從命。但不知嬸母在於何處？待姪女拜見。」邵老爺滿心歡喜，連忙叫僕婦丫鬢攙着小姐，送至夫人船上。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，見了假小姐，無不歡喜。

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。他原沒有什麼大病，不多幾日，也就好了。

夫人也曾背地裏問過他，有了婆家沒有。他便答道：「自幼與施生結親。」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。自那日開船行至梅花灣的雙岔口，此處却是兩條路：一股往東南，却是上長沙；一股往東北，却是綠鴨灘。

且說綠鴨灘內有魚戶十三家，內中有一人年紀四旬開外，姓張名立，是個極其本分的，有個老伴兒李氏。老兩口兒無兒無女，每日捕魚爲生。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，往上一拉，覺得沉重，以爲得了大魚，連喚：「媽媽，快來！快來！」李氏聽了，出來問道：「大哥，喚我做什麼？」（這老兩口子素來就是這等稱呼：男人管着女人叫媽媽，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。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，如今慣了習以爲



常。張立道：『媽媽幫我一幫。這個行貨子可不小。』李氏上前幫着拉上船來，將網打開，看時却是一個女尸，還有竹牕一扇托定。張立連連啐道：『晦氣！晦氣！快些擲下水去。』李氏忙攔道：『大哥不要性急，待我摸摸，還有氣息沒有。豈不聞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」嗎？』果然摸了摸，胸前兀的亂跳，說道：『還有氣息，快些控水。』李氏又舒掌揉胸。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，方纔漸漸甦醒，哼哼出來。婆子又扶他坐起，略定定神，方慢慢呼喚，細細問明來歷。

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。自落水之後，虧了竹牕托定，順水而下，不計里數，漂流至此。自己心內明白，不肯說出真情，答言：『是唐縣宰的丫鬢，因要接金小姐去。手扶竹牕，貪看水面。不想竹牕掉落，自己隨牕落水，不知不覺漂流至此。請問媽媽貴姓？』李氏一一告訴明白。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：『你我半生無兒無女。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，言語聰明，咱們何不將他認爲女兒，將來豈不有靠麼？』張立道：『但憑媽媽區處。』李氏便對牡丹說了。牡丹自歎命運乖蹇，情



願做田婦村姑，連聲應允。李氏見牡丹應了，歡喜非常。登時疼女兒的心盛，也不願捕魚，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，好與女兒換衣服。張立撐開船，來此莊內。李氏攙着牡丹進了茅屋，找了一身乾淨衣服，叫小姐換了。本是珠圍翠繞，如今改了荆釵布裙。

李氏又尋找茶葉燒了開水，將茶葉放在鍋內，然後用瓢和弄個不了，方拿過碗來，擦抹淨了，吹開沫子，沏了半碗，擦了碗邊，遞與牡丹道：『我兒喝點熱水，煖煖寒氣。』牡丹見他慇懃，不忍違却，連忙接過來，喝了幾口。又見他將茶淘出，從新刷了鍋，沏上一瓢水，找出小米麵，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的咯噠湯，端到小姐面前，放下一雙黃油四楞竹箸，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。牡丹過意不去，端起碗來，喝了點兒，嚐着有些甜津津的，倒沒有別的味兒；於是就喝了半碗。咬了一點蘿蔔條兒，覺着扎口的鹹，連忙放下了。他因喝了半碗熱湯，登時將寒氣散出，滿面香汗如瀉。婆子在傍看見，連忙掀起衣襟，輕輕給牡丹拂拭，更露



出本來面目鮮妍非常。婆子越瞧越愛，越愛越瞧，如獲至寶一般。又見張立進來問道：『閨女這時好些了？』牡丹道：『請爹爹放心。』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，不像先前微弱，而且活了不足五十歲，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「爹爹」二字。如今聽了這一聲，彷彿成仙了道，醍醐灌頂，從心窩裏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媽媽，好一個閨女呀！』李氏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』說罷，二人大笑不止。此時天已發曉。李氏便合張立商議，說：『女兒在縣宰處，必是珍饈美味慣了，千萬不要委屈了他。你賣魚回來時，千萬買些好吃食回來。』張立道：『既如此，我多秤些肥肉，再帶些豆腐白菜。你道好不好？』李氏道：『很好。就是如此。』

鄉下人不懂的珍饈，就知肥肉是好東西，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；這都是輕容易不動的東西，——其實又費幾何。却他另有個算盤。他道有了好菜，必要多吃；既多吃，不但費菜，連飯也是費的。仔細算來，還是不吃好菜的好。如今他夫



妻乍得了女兒，一來怕女兒受屈，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瞧不起；因此發着狠兒，纔買肉買菜，調着樣兒收什出來。牡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吃些就完了。

一來二去，人人納罕兒，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，無兒無女，天天弄嘴吃。就有搭訕過來聞聞香味的意思，遇巧就要嚐嚐。誰知到了屋內一看，見牀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，猶如月殿嫦娥，瑤池仙女似的一位姑娘。這一驚不小，各各追問起來，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，誰不歡喜，誰敢怠慢，登時傳揚開了。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。

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，會些武藝，且膽量過人。是個見義敢爲的男子；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。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，或是與他相商。他若定了主意，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。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，這十一家，三一羣，五一夥，陸陸續續俱各找了他去，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。



史雲聽了，拍手大樂道：『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，如今得了女兒，將來必有好報。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。列位到此何事？』衆人道：『因要與他賀喜，故此我等特來計較計較。』史雲道：『很好。咱們莊中有了喜事，理應作賀。但只一件，你我俱是貧苦之人，家無隔宿之糧，誰是充足的呢。大家這一去，人也不少，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？既要與他賀喜，總要大家真樂方好。依我倒有個主意。咱們原是魚行生理，乃是本地風光。大家以三日爲期，全要辛苦辛苦，奮勇捕了魚來，俱各交在我這裏出脫。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，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。全有我呢。』又對一人道：『弟老的，這兩天你要常來。你到底認得幾個字，也拿的起筆來，有可以寫的須要幫着我記記方好。』原來這人姓李，滿口應承道：『我天天早來就是了。』史雲道：『更有一宗要緊的。是日大家去時，務必連桌櫈俱要攜了去方好；不然，張大哥那裏，如何有這些櫈子傢伙桌子呢？咱們到了那裏，大家動手，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，叫他夫妻安安穩穩樂一天。只算大家湊在一



處，熱熱鬧鬧的吃喝一天就完了。別的送禮送物，皆是虛文，一概不用。衆位以爲何如？」衆人聽罷，俱各歡喜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就是這樣罷。但只一件，其中有人口多的，有少的，這怎麼樣呢？」史雲道：「全有我呢，包管平允。誰也不能吃虧，誰也不能占便宜。其實鄉里鄉親何在乎這上頭呢，然而辦事必得要公。大家就辛苦辛苦罷。我到張大哥那裏給他送信去。」衆人散了。

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，將此事說明，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快樂非常。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。史雲道：「大哥不用操心，我已俱各辦妥。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，別的一概不用。」張立道：「我的賢弟，這個是不容易，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呢？」史雲道：「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，樣樣俱全，就短柴火。別的全有了。我是再不撒謊的。」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，只得深深謝了。史雲執手回家去了。



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，辦事容易的很。真是爭強賭勝，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，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，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。剛到了第二天，交至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。史雲裁奪着，各家平均了，估量着殼用的，便告訴他等道：『某人某人交的多，明日不必交了。某人某人交的少，明日再找補些來。』他立刻找着行頭，公平交易，換了錢鈔，沽酒買菜，全送至張立家中。張立見了這些東西，又是歡喜，又是着急。歡喜的是得了女兒，如此風光體面；着急的是這些東西，可怎麼措置呢？史雲笑道：『這有何難。我只問你，燒柴預備下了沒有？』張立道：『預備下了。你看，靠着籬笆那兩垛，可殼了麼？』史雲瞧了瞧道：『殼了，殼了。還用不了呢。燒柴既有，老兄你就不必管了。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裏，全是自己動手。你不用張心，盡等着喝喜酒罷。』張立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全仗賢弟分心。劣兄如何當得的！』史雲笑道：『有甚要緊。一來給老兄賀喜，二來大家湊個熱鬧，暢快暢快，也算是咱們漁家樂了。』



正說間，只見有許多人抗着桌凳的，挑着傢伙的，背着大鍋的，又有倒換挑着調和的，還有合夥挑着菜蔬的，紛紛攘攘送來，老兒接迎不暇，登是丫丫又又的一院子。也就是綠鴨灘，若到別處，似這樣行人情的也就少兒的。全是史雲張羅幫忙。却好李弟老的也來了，將東西點明記賬，一一收下。張老兒惟恐錯了，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。來一個史雲囑付一個，道：『鄉親，明日早到，不要遲了，千萬！千萬！』至黃昏時，俱收齊了。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。

次日四鼓時，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。果是五鼓時，衆鄉親俱各來到。張老兒迎着道謝。史雲便分開脚色，誰挖竈燒火，誰做菜蔬，誰調坐位，誰抱柴挑水，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。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，這裏瞧瞧，那裏看看，猶如跳圈猴兒一般。一會兒又進屋內問媽媽道：『閨女吃了什麼沒有？』李氏道：『大哥不用你張羅。我與女兒自會調停。』張立猛見李氏，笑道：『噯呀！媽媽今日也高了興了，竟自洗了臉，梳了頭了。』李氏笑道：『什麼話呢。衆鄉親賀喜，我若黑摸烏



嘴的，如何見人呢？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。」張立道：「顯見得你有了女兒，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。再過幾時，你吃飯還得女兒喂你呢。」李氏聽了，啐道：「呸！沒的瞎說白道的了。」張立笑吟吟的出去了。

不多時，天已大亮，陸陸續續田婦村姑俱各來了。李氏連忙迎出，彼此拂袖道喜道謝，又見了牡丹，一個個咂嘴吐舌，無不驚訝。牡丹到了此時，也只好隨鄉入鄉，接待應酬，略爲施展，便哄的這些人擠眉弄眼，拱肩縮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是醜態百出。

到了飯得之時，座兒業已調好。屋內是女眷，所有桌櫈俱是齊全的，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。外面院子內是男客，也有高桌，也有矮座，大盤小碗，一概不拘。這全是史雲的調停，真真也難爲他。大家不論親疎，以齒爲序。我拿櫈子，你拿傢伙，彼此嘻嘻哈哈，團團圍住，真是爽快。霎時杯盤狼籍。雖非嘉穀美味，却是鮮魚活蝦，葷素俱有，左添右換，以多爲盛。大家先前慢飲，後來有些酒意，便呼么



喝六豁起拳來。

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。張立叫了個「七巧」，史雲叫了個「全來」。忽聽外面接聲道：「可巧俺也來了，可不是全來嗎？」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。張立道：「聽他則甚？咱們且豁拳。」史雲道：「老兄且慢。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，外面誰敢答言？待我出去看來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啓柴扉一看，見是個年幼之人，背着包裹，正在那裏張望。史雲咄的一聲，道：「你這後生，窺探怎的？方纔答言的，敢則是你麼？」年幼的道：「不敢，就是在下。因見你們飲酒熱鬧，不覺口內流涎，俺也要沾飲幾杯。」史雲道：「此處又非酒肆飯鋪，如何說「沾飲」二字？你妄自答言，俺也不計較於你，快些去罷。」說罷，剛要轉身。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，道：「你說不是酒肆，如何有這些人聚飲？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？」史雲聽了，登時喝道：「你這小廝好生無禮！俺饒放你去，你反拉我不放。說欺負你，俺就欺負你，待怎麼！」說着，揚手就是一掌打來。年少之人微微一笑，將掌接住



往懷裏一帶，又往外一搥。只聽「咕咚」，史雲仰面栽倒在地，心中暗道：『好大力量！倒要留神。』急忙起來，復又動手。只見張立出來勸道：『不要如此，有話慢說。』問了原由，便對年幼的道：『老弟休要錯會了意。這真不是酒肆飯鋪。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。老弟如要吃酒，何妨請進，待老漢奉敬三杯。』年幼的聽見了酒，便喜笑顏開的道：『請問老丈貴姓。』張立答了姓名，他又問史雲。史雲答道：『俺史雲。你待怎麼？』年幼的道：『史大哥恕小弟莽撞，休要見怪。』說罷，一揖到地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曉。







## 第九十二回

小俠揮金貪杯大醉——老葛搶雉惹禍着傷

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，鬧的倒不好意思的了，連忙問道：『足下貴姓？』  
年幼的道：『小弟艾虎。只因要上臥虎溝，從此經過，見衆位在此飲酒作樂，不覺口渴。既蒙賜酒，感領厚情。請了。』說罷，邁步就進了柴門。

你道艾虎如何來到此處？只因他與施俊結拜之後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，十里也算一站。若遇見好酒，不定住三天五天，喝醉了就睡，睡醒了又喝。左右是蔣



平不心疼的銀子，由着他的性兒花罷了。當下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，大家都不認得，止於一拱手而已。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己一處。張立拿起壺來，滿滿斟了一杯，遞與艾虎。艾虎也不謙讓，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。史雲接過來也斟上一杯，艾虎也就喝了。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，自己也陪了一杯。然後慢慢問道：『方纔老丈說府上賀喜，不知爲着何事？』史雲代爲說明。艾虎哈哈大笑道：『原來如此，理當賀的。』說罷，回手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，遞與張立道：『些須薄禮，望乞笑納。』張立如何肯接。艾虎強扭強捏的，揣在他懷內。

張立無奈，謝了又謝。轉身來到屋內，叫聲：『媽媽，這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，好好收了。』李氏接來一看，竟是兩錠五兩的鏰子，不由吃驚道：『噯喲！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？』正說間，牡丹過來，問道：『母親，什麼事？』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。牡丹道：『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？』張立道：『並不認得。』牡丹道：『既不認得，萍水相逢，就受他如此厚禮，此人就令



人難測。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？據孩兒想來，還是不受他的爲是。』李氏道：『女兒說的是。大哥趁早兒還他去。』張立道：『真是閨女想的周到。我就還他去。』仍將銀子接過，出外面去了。

此時那些田婦村姑已皆看得呆了，一個個黑漆漆的眼珠兒，瞅着那白花花銀子，覺得心裏撲騰撲騰亂跳，臉上唵噠唵噠的冒火，暗想道：『張老夫妻何等造化，又得女兒，又發財，誰能趕的上他呢！』後見牡丹說了幾句，他老兩口子連連稱是，竟把那們大的兩錠銀子滴溜圓的好東西，又還回人家去了。都說：『可惜了兒的！』也有說：『找上門來送禮，竟會不收！』也有說：『張老夫妻乍得女兒，太由性了。』大家紛紛議論不休。

張立當下拿回銀子，見了艾虎，說道：『方纔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明。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，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，酒食是現成的，如何敢受如此厚



禮。仍將原銀奉還。客官休要見怪。』艾虎道：『這有甚要緊。難道今日此舉，老丈就不耗費資財麼？權當做薪水之資就是了。』張立道：『好叫客官得知。今日此舉全是破費衆鄉親的。不信，只管問我們史鄉親。』史雲在傍答道：『此話千真萬真，決不欺哄。』艾虎道：『俺的銀子已經拿出，如何又收回呢？——也罷，俺就煩史大哥拿此銀兩，明日照舊預備。今日是俺擾了衆鄉親，明日是俺作東回請衆位鄉親。如若少了一位，俺是不依史大哥的。』史雲見此光景，連忙說道：『我看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，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罷，省得叫客官爲難。』張立只得又謝了。

史雲便陪着艾虎。左一碗，右一碗，把個史雲也喝的楞了，暗道：『這樣小小年紀却有如此大量。』就是別人也往這邊瞅着。喝來喝去，小俠漸漸醉了，前仰後合，身體亂晃，就靠着桌子，垂眉閉眼。史雲知他酒深，也不驚動他。不多時，只聽呼聲振耳，已入夢鄉。艾虎既是如此，衆漁人也就醺醺，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



多。張立是素來不能多飲的；史雲酒量却豪，只因與張老兒張羅辦事，也就不肯多喝了。張立仍是按座張羅。

忽聽外面有人喚道：『張老兒在家麼？』張立忙出來一看，不由的吃了一驚，

道：『二位請了。到此何事？』二人道：『怎麼你倒問我們？今日是誰的班兒了？』

你道此二人是誰？原來是黑狼山的僕儼。自從藍驍占據了此山，知道綠鴨灘有十三家漁戶，定了規矩，每日着一人值日。所有山上用的魚蝦，皆出在值日的身上。這日正是張立值日。他只顧賀喜，就把此事忘了。今日僕儼來了，方纔想起，連忙告罪道：『是老漢一時忽略，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。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上就是了。』僕儼道：『你這話竟是胡說！明日補還，今日大王先空一頓嗎？我們全不管你，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。有什麼說的你自己去說罷。』

此時史雲已然出來，連忙插言道：『二位不要如此。委是張夥計今日有事，務



求包容包容。』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。二僮聽了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我們瞧瞧你這閨女，回去見了頭領，也好回話。』說罷，不容張立依不依，硬往裏走。到了屋內見了牡丹，暗暗喝彩。轉身出來，一眼瞧見了艾虎，在那裏端坐不動。原來衆人見僮進來，知有事故，膽大的站起來在一傍聽着，膽小的怕有連累也就溜了。獨有艾虎坐在那裏。這僮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，大聲嗔喝道：『他是什麼人？竟敢見了我昂不爲禮，這等可惡！快快與我綁了，解上山去。』張立忙上前分解道：『他不是本莊之人，而且吃醉了，求爺們寬恕。』史雲在傍，也幫着說話。二僮方氣忿忿的去了。

衆人見僮去了，嘈嘈雜雜，議論不休。史雲便合張立商議，莫若將這客官喚醒，叫他早些去罷，省得連累了他。張立聽了，急急將艾虎喚醒，說明原由。艾虎不聽則可，聽了時一聲怪叫道：『噯喲喲！好山賊野寇。俺艾虎正要尋他，他反來



搵虎鬚。待他來時，俺自對付他。」張立着急，只好苦勸。

忽聽得人喊馬嘶，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好了！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。」張立聽了，只唬得渾身亂抖。艾虎道：「老丈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。」說罷，將包袱遞與張立，回頭叫道：「史大哥，隨俺來。」剛然出了柴扉，只見有二三十名僕僮簇擁着一個賊頭騎在馬上，聲聲叫道：「張頭兒，聞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，正好與俺匹配。俺如今特來求親。」艾虎聽了一聲叱咤道：「你這厮叫什麼？快些說來！」馬上的道：「誰不曉得俺葛瑤明，綽號蛤蜊蚌子嗎？你是何人，竟敢前來多事？」艾虎道：「我只當是藍驍那厮，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。俺艾虎爺爺在此，你敢怎麼？」葛瑤明聽了，喝道：「好小厮，滿口胡說！」吩咐僕僮將他綁了。唵的上來了四五個。艾虎不忙不慌，兩隻膀背往左右一分，先打倒了兩個，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了一個。衆僕僮見小爺猛勇，又上來了十數個，心想以多爲勝。那知小俠指東打西，躡南躍北。猶如虎蕩羊羣，不大的工夫，打了個落花



流水。

史雲在傍，見小爺英勇非常，不由喝彩，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，猛然喊了一聲，一個健步，竟奔葛瑤明而來。原來這些僕儼以爲漁戶好欺負，並未防備，皆是赤手而來。獨葛瑤明腰間繫着一把順刀，見衆僕儼不是艾虎對手，剛然拔刀，要上前相助，史雲魚叉已到，連忙用刀一迎。史雲把叉往回裏一抽。誰知叉上有倒鬚鈎兒，早把順刀攔住。史雲力猛，葛瑤明在馬上一幌，手不吃勁，噹啷順刀落地，說聲『不好！』將馬一帶，嚇留的往莊外就跑。衆僕儼見頭領已跑，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。

艾虎打的高興，那裏肯放，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檢起就追。史雲也便大喊『趕吓！』手內托定五股魚叉，也追下去了。艾虎追出莊外，見賊人前面亂跑。他便撒脚緊緊追趕。俗云：「歸師勿掩，窮寇莫追」。如今小俠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，又仗自己的本領，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裏，又搭着史雲也是一勇之夫，隨後緊



趕。看看來至山環之內，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，兩邊跑出多少僂儻，將艾虎按住，捆綁起來。史雲見了，說聲『不好！』急轉身往回裏就跑，給莊中送信去了。

你道艾虎如何栽倒？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，先進了山環，便有把守的僂兵。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。小俠那裏理會。他是跑開了，冷不防，焉有不栽倒之理呢。衆僂儻拿了艾虎。葛瑤明業已看見，忙將僂兵分爲兩路，着十五人押着艾虎同自己上山，着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搶親。葛賊洋洋得意，將馬駝了艾虎，忙忙的入山。

正走之間，只見一隻野雞打空中落下。葛瑤明上前檢起一看，見雞胸流血，知是有人打的。復往前面一看，早見有人嚷道：『快些將山雞放下！那是我們打的。』葛賊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個極醜的女子，約有十五六歲。葛瑤明道：『這雞是你的麼？』醜女子道：『是我的。』葛賊道：『你休要哄我。既是你的；你手無寸



鐵，如何會打下野雞來？」醜女子道：「原是我姐姐打的。不信，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？」葛賊轉臉一看，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，果然手握彈弓，在那裏站起。葛賊暗暗歡喜道：「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。張老兒那裏有了一個，如今又遇見一個，這纔是雙喜臨門呢。」想罷，對醜女子道：「你說你姐姐打的，我不信。叫你姐姐跟了我去，我們山後頭有雞，叫他打一個我看看。」說罷，兩隻賊眼直勾勾的瞅着那邊女子。醜女子大怒。『你若不還，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。』說畢，拉開架式，就要動手。只聽葛瑤明哎喲一聲，仰面栽倒在地，扎掙着爬起來，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。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，不容他站穩，嗖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，照後心墜的就是一脚。葛瑤明他到聽教訓，撲哧的一聲，嘴吃屎又躺下了。衆僕儻一擁齊上。醜女子微微冷笑，抬手，一個個東倒西歪；動了動脚，一個個呲牙咧嘴。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，不敢抵敵，爬起來就跑。衆人見頭領跑了，誰還敢怠慢，也就唧唧咕咕的一齊跑了。



醜女子正在趕打僕卒，忽聽有人高聲喝彩叫好，不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九十二回



## 第九十三回

辭綠鴨漁獵同合夥——歸臥虎姊妹共談心

且說醜女子將衆僕卒打散，單單剩下了捆綁的艾虎在馬上駝着，又高闊，又得瞧。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，猶如捕蝶捉蜂，輕巧至甚。看到痛快處，不由的高聲叫好喝彩，扯開嗓子，哈哈大笑道：『打的好！打的妙！』正在快樂，忽聽醜女子問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艾虎方住笑，說道：『俺叫艾虎，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。』醜女子道：『有個黑妖狐與北俠，你可認得麼？』艾虎道：『智化是我師傅，歐陽春是我義父。』醜女子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是艾虎哥哥到了。』連忙上前解了繩縛。



艾虎下馬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『請問姐姐貴姓。』醜女子道：『我名秋葵。沙龍是我義父。』艾虎道：『方纔用彈弓打賊人的，那是何人？』秋葵道：『那就是我姐姐鳳仙，乃我義父的親女兒。』說話間，便招手道：『姐姐這裏來。』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，心甚不樂，暗暗怪道：『妹子好不曉事，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。這是甚麼意思！』後來見秋葵招手，方慢慢過來道：『什麼事？』秋葵道：『艾虎哥哥到了。』鳳仙聽了艾虎二字，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眼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向前萬福。艾虎還了一揖。

忽聽半山中一聲叱咤道：『好兩個無恥的丫頭，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！』鳳仙秋葵抬頭一看，見山腰裏有三人，正是鐵面金剛沙龍，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，一名焦赤。秋葵便高聲喚道：『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裏來。艾虎哥哥在此。』右邊的焦赤聽了道：『噯呀！艾虎姪兒到了。大哥快快下山吓。』說着話，他就「突」「突」「突」「突」跑下山來，嚷道：『那個是艾虎姪兒？想煞俺也！』



你道焦赤爲何說此言語？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，敘話說至盜冠拿馬朝賢一節，其中多虧了艾虎，如何年少英勇，如何膽量過人，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，五堂會審，救了忠臣義士；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。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着，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。惟有焦赤性急，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。自那日起，心裏時刻在念。如今聽說到了，他如何等得，立時要會，先跑下山來，亂喊亂叫，說：「想煞俺也。」艾虎聽了也覺納悶，道：「此人是誰呢？我從來未見過，他想要作什麼？」

及至來到切近，焦赤扔了鋼叉，雙關子抱住艾虎，右瞧左看，左觀右瞧。艾虎不知爲何，挺着身軀，紋絲兒不動。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吓！果然不錯。這親事做定了。」說着話，沙龍孟傑俱各到了。焦赤便嚷道：「大哥，你看看相貌，好個人品，不要錯了主意。這門親事作定了。」沙龍忙攔道：「賢弟太莽撞了。此



事也是亂嚷的麼？」

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，一身的武藝，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，打出鐵丸百發百中；因此一個爲義兒，一個爲徒弟，轉託丁二爺，在沙員外跟前求親。沙龍想了一想，既是黑妖狐的徒弟，又是北俠的義兒，大約此子不錯，也就有些願意了。彼時對丁二爺說道：『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，劣兄無不允從。但我有個心願：秋葵乃劣兄受了託孤重任，認爲義女。我疼他比鳳仙尤甚；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，孤苦伶仃，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筋的膂力——不過生的醜陋些。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，方能聘嫁鳳仙。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。』

丁二爺就將此事，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。二人聽了，深爲器重沙龍，說：『你我做事，理應如此。』又道：『艾虎年紀尙小，再過幾年，也不爲晚。』便滿口應承了。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，他倆便極力攛掇沙龍道：『有這樣好事，



爲何不早早的應允？」沙龍因他二人粗鹵，不便細說，隨意答道：「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，知他品貌如何。兒女大事，也有這樣就應得的麼？」孟焦二人無的可說，也就罷了。故此今日，焦赤見了艾虎，先端詳了品貌，他就嚷「這親事做定了」。他只顧如此說，傍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，背轉身去了。

秋葵方對艾虎道：「這是我爹爹。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。」艾虎一一見了。沙龍見艾虎年少英雄，滿心歡喜，便問道：「賢姪爲何來到此處？」艾虎一一說了。又道：「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，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。」焦赤聽了，舒出大指，道：「好的！正當如此。待俺同你走走。」從那邊收起鋼叉。沙龍見艾虎赤着雙手，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。他二人邁開大步，轉身迎來。方到山環，只見搶牡丹的僕儼抬定一個四方的東西，周圍裹着布單，上面蓋着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——敢則是個沒頂兒的轎子？——裏面隱隱有哭泣之聲。艾虎見了，輪開大棍，吼了一聲，一路好打。焦赤托定鋼叉，左右一幌，叉環亂響。僕儼等那裏還有



魂咧，趕着放下轎子，四散的逃命去了。

艾虎過來扯去紅袱一看，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。再細看時，見裏面綁着個女子，已然唬的人事不省，呼之不應。正在爲難。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，口中嚷道：『天殺的吓！好好的還我女兒。如若不然，我也不活着了。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罷。』正是李氏。艾虎喚道：『媽媽不要啼哭。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。』又見張立從那邊跟裏跟踉來了。彼此見了，好生歡喜。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，甦醒過來。

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不放心，大家迎了上來，見將女子截下，僂僂逃脫。艾虎

又帶了張立，見過沙龍，李氏帶了牡丹，見過鳳仙秋葵；也是前生緣法，彼此傾心愛慕。鳳仙道：『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？大料山賊決不死心。儻若再來，怎生是好？』牡丹聽了，甚是害怕。秋葵心直口快，轉身去見沙龍，將此事說了。沙龍道：『我也正爲此事躊躇。』便問張立道：『聞得綠鴨灘有漁戶十三家，約有多



少人口？」張立道：「算來男婦老幼不足五六十口。」沙龍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衆人，陳說利害，叫他等急急收什收什，俱各上臥虎溝便了。」艾虎道：「小姪同張老丈回去。我還有個包袱要緊。」孟傑道：「俺也隨了去。」焦赤也要去，被沙龍攔住道：「賢弟隨我回莊，且商議安置衆人之處。」便向秋葵道：「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。我們先回莊去了。」

誰知牡丹受了驚恐，又綁了一繩，如何轉動得來。秋葵道：「無妨。我背着姐姐。」鳳仙道：「妹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？」秋葵道：「姐姐忘了，前面樹上還拴着駝姐夫的馬呢。」說罷，撲哧的一聲笑了。鳳仙將臉一紅，一聲兒也不言語了。秋葵背起牡丹去了。走不多時，見那馬仍拴在那裏。秋葵放下牡丹。牡丹却不會騎馬。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，認蹬乘上，走了幾步，却無毛病，說道：「姐姐只管騎上，我在傍邊照拂着，包管無事。」還是秋葵將牡丹抱上馬去。鳳仙攔住嚼環，慢慢步行。牡丹心甚不安。只聽秋葵道：「媽媽走不動，我背你幾步兒。」李



氏笑道：『婆子如何敢當？告訴姑娘說：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呢，全是方纔這些天殺的亂搶混奪，我又是急又是氣，所以跑的兩條腿軟了。走了幾步兒，溜開就好了。姑娘放心。我是走的動的。』一路上說着話兒，竟奔臥虎溝而來。

你道臥虎溝的沙龍，爲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？其中有個緣故。臥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，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，武藝超羣，爲人正直；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。自藍驍占據了黑狼山，他便將衆獵戶叫來，傳受武藝，以防不測。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，更有了幫手。暗暗打聽，知道綠鴨灘衆漁戶已然輪流上山，供給魚蝦。『焉知那賊不來合我們要野獸呢？俺臥虎溝既有沙龍，斷斷不准此例，衆位入山，大家留神。儻有信息，自有俺應候他。你等不要驚慌。』衆人遵命，誰也不肯獻獸與山賊。

不料藍驍那裏，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。他却親身來至臥虎溝，明是索



取常例，暗裏要會會沙龍。及至見面，藍驍責備爲何不上山納獸。沙龍破口大罵。所有十一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當。藍驍聽了大怒，彼此翻臉，動起手來。一個步下，一個馬上，走了幾合，只聽唳唳一聲，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鐙之上。沙龍道：『俺手下留情，山賊你要明白。』藍驍回馬，一執手道：『沙員外，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。』說畢，竟自回山去了。暗暗寫信與襄陽王，說沙龍本領高強，將來可做先鋒。他有意要結交沙龍，所有獵戶入山，一提臥虎溝二字，僕隸再也不敢惹；因此沙龍英名遠振。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，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。

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，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，又將裏間跨所安頓婦女，俱是暫且存身。卽日鳩工，隨莊修蓋房屋。俟告成時，再按各家分住。不多時，牡丹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，聽說在裏間跨所安頓婦女，姐兒兩個大喜。秋



葵道：『這等住法很好，咱們可熱鬧了。』鳳仙道：『就是將來房屋蓋成，別人俱各挪出，使得；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，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，一來他是個年老之人，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。你說好不好？』牡丹道：『只是攪擾府上，心甚不安。』鳳仙道：『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，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。』秋葵聽了，一扭頭道：『瞧你們這個俗氣法，叫我聽着怪牙疼的。——走罷，咱們先見見爹爹去。』說着話，俱各來至廳上，見了沙龍。沙龍正然吩咐殺豬宰羊，預備飯食。只見他姐妹前來，後邊跟定李氏牡丹，上前從新見禮。沙龍還揖不迭。仔細瞧了牡丹，舉止安詳，禮數周到，而且與鳳仙比並起來，尤覺秀美，心中暗忖道：『看此女氣度體態，決非漁家女子，必是大家的小姐。』笑盈盈說道：『姪女到此，千萬莫要見外。如若有應用的，只管合小女說聲，千萬不必拘束。』秋葵也將房屋蓋好，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也說了。沙龍一一應允。李氏也上前致謝了。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。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，就只鳳仙姐妹同



屠。如今同定牡丹，且不到跨所，就在正室閒談叙話。  
未識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九十三回



## 第九十四回

赤子居心尋師覓父——小人得志斷義絕情

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，回到莊中。史雲正在那裏與衆商議，忽見艾虎等回來了，便問事體如何。張立一一說了。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衆漁戶聽了，誰不願躲了是非，一個個忙忙碌碌，俱各收拾衣服細軟，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。攜男抱女，攜老扶少，全都在張立家會齊。此時張立已然收什妥協。艾虎跨上包裹，提了齊眉棍，在前開路。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，保護衆漁戶家口，竟奔臥虎溝而來。可憐熱熱鬧鬧的漁家樂，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綠鴨灘！可見凡事



難以預料。若不如此，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？

一路上嘈嘈雜雜，紛紛亂亂，好容易纔到了臥虎溝。沙員外迎至莊門，焦赤相陪。艾虎趕步上前相見，先交代了齊眉棍。沙員外叫莊丁收起。然後對着衆漁戶道：『只因房屋窄狹，不能按戶居住，暫且屈尊衆位鄉親。男客俱在西院居住，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。俟房屋造完時，再爲分住。』衆人同聲道謝。

沙龍讓艾虎同張立史雲孟焦等，俱各來至廳上。艾虎先就開言問道：『小姪師傅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？』沙員外道：『賢姪來晚了些，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。』艾虎聽了，不由的頓足道：『這是怎麼說！』提了包裹，就要趨路。沙龍攔道：『賢姪不要如此。他三人已走了三日，你此時即便去了，追不上了。何必忙在一時呢？』艾虎無可如何，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。原是興興頭頭而來，如今垂頭喪氣。自己又一想，全是貪酒的不好。路上若不耽延工夫，豈不早到了這裏。暗暗好生後悔。



大家就坐獻茶。不多時，調開坐位，放了杯箸，上首便是艾虎，其次是張立史雲，孟焦二人左右相陪，沙員外在主位打橫兒。飲酒之間，叙起話來。焦赤便先問盜冠情由，艾虎述了一回，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。然後沙員外又問：『賢姪如何來到這裏？』艾虎止於答言，特爲尋我師父義父。又將路上遇了蔣平，不意半路失散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只聽史雲道：『艾爺爲何只顧說話，却不飲酒？』沙龍道：『可  
是呀，賢姪爲何不飲酒呢？』艾虎道：『小姪酒量不佳，望伯父包容。』史雲道：『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痛快，今日爲何吃不下呢？』艾虎道：『酒有一日之長。皆因昨日喝的多了，今日有些害酒，所以吃不下。』史雲方不言語了。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，三五語就遮掩過去。

你道艾虎爲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？他皆因方纔轉想之時，全是貪酒悞事，自己後悔不置，此其一也；其次他又有存心。皆因焦赤聲言這親事做定了，他惟恐新來乍到，若再貪杯喝醉了，豈不被人恥笑麼？因此他甯心耐性，忍而又忍，暫且斷他



兩天兒再做道理。

酒飯已畢，沙龍便叫莊丁將衆獵戶找來，吩咐道：『你等明日入山，要細細打聽藍驍有什麼動靜，急急回來稟我知道。』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，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，必要前來廝鬧。等了一日，不見動靜。到了第二日，獵戶回來，說道：『藍驍那裏並無動靜。我等細細探聽，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，藍驍一概不知。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，說綠鴨灘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，藍驍也不介意。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。

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曾吃酒，斃的他委實難受，決意要上襄陽。沙龍阻留不住，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。至次日，艾虎打開包裹，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，道：『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，恐有遺失。此票乃蔣叔父的，奉的相諭，專爲尋找義父而來。僕小姪去後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，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。』沙龍接了，命人拿至後面，交鳳仙好好收起。這裏衆人與艾虎餞行。艾虎今日却放大了



膽，可要喝酒了。從沙龍起，每人各敬一杯，全是杯到酒乾。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：『怨得史鄉親說賢姪酒量頗豪，果然，果然。來，來，來。咱爺兒兩個單喝三杯。』孟傑道：『我陪着。』執起壺來，俱各溜溜斟上酒。這酒到唇邊，吱的一聲，將杯一照。『乾！』沙龍在傍，不好攔阻。三杯飲畢，艾虎却提了包裹，與衆人執手拜別。大家一齊送出莊來。史雲張立還要遠送，艾虎不肯，阻之再三。彼此執手，目送艾虎去遠了，大家方纔回莊。

艾虎上襄陽，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。然而仔細想來，其中落了一筆。是那一筆呢？焦赤剛見艾虎，就嚷這親事做定了；爲何到了莊中，艾虎一連住了三日，焦赤却又一字不提？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，有暗過，請看前文便知。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，孟傑隨去，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：『賢弟隨我回莊。』此便是沙龍的用意。知道焦赤性急，惟恐他再提此事，故此叫他一同回莊。在路上就合他說明，親事是



定了，只等北俠等回來，觀面一說就結了；所以焦赤他纔一字不提了，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。

這也罷了。既說不忘事，爲何蔣平總不提了？這又有一說。書中有緩急，有先後。敘事難，鬪筭尤難。必須將通身理清，那裏接着這裏，是絲毫錯不得的。稍一疎神，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，那還有什麼趣味呢？編書的用心最苦，手裏寫着這邊，眼光却注着下文。不但蔣平之事未提，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，何嘗又提了一字呢。只好是按部就班，慢慢叙下去，自然有個歸結。

如今既提蔣平，咱們就把蔣平叙說一番。蔣平自救了雷震，同他到了陵縣。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，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，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。蔣平致謝了，方告別起身。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。彼此將手一拱，道：「後會有期，請了。」蔣平便奔了大路趲行。



這日天色已晚，忽然下起雨來，又非鎮店，又無村莊，無奈何冒雨而行。好容易道旁有個破廟，便奔到跟前。天已昏黑，也看不出是何神聖，也顧不得至誠行禮，只要有個避雨之所。誰知殿宇頹朽，仰面可以見天，處處皆是滲漏。轉至神聖背後，看了看尚可容身，他便席地而坐，屏氣歇息。到了初鼓之後，雨也住了，天也晴了，一輪明月照如白晝。剛要動身，看看是何神聖。忽聽脚步響，有二人說話。一個道：『此處可以避雨。咱們就在這裏說話罷。』一個道：『我們親弟兄有什麼講究呢，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。』一個道：『老二，這就是你錯了。俗語說的好，「久賭無勝家。」大哥勸你的好話，你還不聽說，拿話堵他；所以他纔着急，說出那絕情的話來。你如何怨的他呢？』一人道：『丟了急的說快的，如今三哥是什麼主意？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兄弟無不從命。』一人道：『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，叫我來找你來，請兄弟過去。前頭勾了，後頭抹了，任什麼不用說，哈哈兒一笑就結了。張羅買賣要緊。』一人道：『甚麼買賣，這麼要緊？』一



人道：『只因東頭兒玄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，說他廟內住着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，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，託付老道僱船；額外還要找個跟役，爲的是路上服侍服侍。大哥聽了，不但應了船，連跟役也應了。』一人道：『大哥這就胡鬧！咱們張羅咱們的船就完了，那有那們大工夫替他僱人呢？』一人道：『老二，你到底不用，沒有大哥有算計。大哥早已想到了，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人，叫老道帶了去。他若中了意，不消說了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；倘若不中意，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？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罷。打虎還得親兄弟。老二，你別傻咧！』說罷，哈哈大笑的去了。

你道此二人是誰？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。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。只因那日害了奶公，未能得手，俱各赴水逃脫；但逃在此處，惡心未改，仍要害人。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呢。



到了黎明，出了破廟，訪至玄月觀中，口呼：『平山兄在那裏？平山兄在那裏？』李先生聽了道：『那個喚吾吓？』說着話，迎了出來，道：『那位？那位？』見是個身量矮小，骨瘦如柴，年紀不過四旬之人，連忙彼此一揖，道：『請問尊兄貴姓。有何見教？』蔣爺聽了，是浙江口音。他也打着鄉談道：『小弟姓蔣，無事不敢造次，請借一步如何？』說話間，李先生便讓至屋內對面坐了。蔣爺道：『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，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，正好一路同行，特來附驥。望乞尊兄攜帶如何？』李先生道：『滿好個。吾這裏正愁一人寂寞，難得尊兄來到。你我「二子乘舟」是極妙的了。』蔣爺聽了，暗道：『開口就喪氣，什麼說不的，單說「二子乘舟」呢。他算是朔，我可不是壽。我倒長壽兒。』

二人正議論之間，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，說明船價，極其便宜。老道又說：『有一人頗頗能幹老成，堪以服侍先生。』李平山道：『帶來吾看。』蔣爺答道：『李兄，你我乘船，何必用人。到了湘陰縣，那裏還短了人麼？』李平山道：『也



罷，如今有了尊兄，咱二人路上相幫，可以行得。到了那裏，再僱人也不爲晚。」便告訴老道，服役之人不用了。蔣爺暗暗歡喜道：「少去了一個，我蔣某少費些氣力。」言明於明日急速開船。蔣爺就在李先生處住了。李先生收拾行李，蔣爺幫着捆縛，甚是妥當。李先生大樂，以爲這個夥計搭着了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搬運行李下船，全虧蔣爺。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，連連道乏稱謝。諸事已畢。翁大弟兄撐起船來，往前進發。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，把個李先生樂的前仰後合，讚揚不絕，不住的搖頭兒，嘔嘴兒，拿腳畫圈兒，酸不可耐。

忽聽嘩喇喇連聲響亮。翁大道：「風來了！風來了！快找避風所在呀。」蔣爺立起身來，就往艙門一看，只當翁大等說謊，誰知果起大風。便急急的攏船，藏在山環的去處，甚是幽僻。李平山看了，驚疑不止，悄悄對蔣爺說道：「蔣兄，你看這個所在好不怕人的嚇！」蔣爺道：「遇此大風也是無法的，只好聽命由天罷了。」

忽聽外面「噹」「噹」「噹」，鑼聲大響。李平山唬了一跳，同蔣爺出艙看



時，見幾隻官船從此經過；因風大難行，也就停泊在此。蔣爺看了道：『好了，有官船在這裏，咱們是無妨礙的了。』果然，二賊見有官船，不敢動手，自在船後安歇了。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，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，按船吩咐道：『老爺說了，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，不可搖動。』衆水手齊聲答應。

李平山見了此人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高聲呼道：『那邊可是金大爺麼？』那人抬頭，往這裏一看，道：『那邊可是李先生麼？』李平山急答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請大爺往這邊些。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？』那人道：『怎麼先生不知道麼？老爺奉旨陞了襄陽太守了。』李平山聽了，道：『哎呀！有這等事，好極，好極。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，說吾求見。』那人道：『既如此……』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，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。蔣爺看了心中納悶，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。

原來此官非別個，却正是遭過貶的，正直無私的兵部尙書金輝。因包公奏明聖



上，先剪去襄陽王的羽翼。這襄陽太守是極要緊的，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方好。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，叅劾襄陽王，在駕前極力的保奏。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，故此放了襄陽太守。那主管便是金福祿。

蔣爺正在納悶，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，揚着臉兒，蹙着腮兒，搖着膀兒，扭着腰兒，見了蔣平也不理，竟進艙內去了。蔣爺暗道：『這小子是甚麼東西？怎麼這等的酸？』只得隨後也進艙，問道：『那邊官船，李兄可認得麼？』李平山半响，將眼一翻，道：『怎麼不認得！那是吾的好朋友。』蔣爺暗道：『這酸是當酸的。』又問道：『是那位呢？』李平山道：『當初做過兵部尚書，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，那個不曉得呢。吾對你說：吾如今要隨他上任，也不上九仙橋了。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。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罷。』小人得志，立刻改樣，就你我相稱，把弟兄二字免了。

蔣爺道：『既如此，這船價怎麼樣呢？』李平山道：『你坐船，自然你給錢



了。如何問吾呢？」蔣爺道：「原說是幫夥，彼此公攤。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？」李平山道：「那白合吾說，吾是不管的。」蔣爺道：「也罷，無奈何，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。」李平山將眼一翻，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吾合你煞個交情，一借就是幾兩頭。你不要鬧魔好不好？現有太守在這裏，吾把你送官究治。那時休生後悔！」蔣爺聽了，暗道：「好小子，翻臉無情，這等可惡！」

忽聽走的跳板響，李平山迎了出來。蔣爺却隱在艙門榻扇後面，側耳細聽。不知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九十四回



## 第九十五回

暗昧人偏遭暗昧害——豪俠客每動豪俠心

却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，原來是小童，（就是當初服侍他的）手中拿的個字簡道：『奉姨奶奶之命，叫先生即刻拆看。』李平山接過，映着月光看了，悄悄道：『吾知道了。你回去上覆姨奶奶，說夜闌人靜，吾就過去。』原來巧娘與幕賓相好就是他。蔣爺聽在耳內，暗道：『敢則這小子，還有這等行爲呢。』又聽見跳板響，知道是小童過去。他却回身歪在牀上，假妝睡着。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。他却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，樂的他抓耳撓腮，坐立不安。無奈何也歪在



牀上妝睡。那裏睡得着，呼吸之氣不知怎樣纔好。蔣爺聽了，不由的暗笑，自己却呼吸出入，極其平勻，令人聽着，直是真睡一般。

李平山耐了多時，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，又回頭瞧了瞧蔣爺，猶疑了半晌，方纔出了艙門。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。蔣爺這裏翻身起來，脫了長衣，出了艙門，只聽跳板咯噔一響跳上去。到了大船之上，將跳板輕輕扶起，往水內一順。他方到三船上艙板外細聽，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慾之聲，悄悄說：『先生，你可想煞我也！』蔣爺却不性急，高高的嚷了兩聲：『三船上有了賊了！有了賊了！』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。

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，各船搜查。到了第三船，正見李平山在那邊着急；因沒了跳板，不能殼過在小船之上。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，不容分說，將他帶至頭船，回稟老爺。金公即叫帶進來。李平山戰戰哆嗦，哈着腰兒，進了艙門。見了金公，張口結舌，立刻形景難畫難描。金公見他哈着腰兒，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，又用手



緊捏着開襖兒。仔細看時，原來他赤着雙腳。

金公已然會意。忖度了半晌，主意已定。叫福祿等看着平山。自己出艙，提了燈籠，先到二船，見燈光已息。即往三船一看，却有燈光，忽然滅了。金公更覺明白，連忙來到三船，喚道：『巧娘睡了麼？』喚了兩聲，裏面答道：『敢則是老爺麼？』彷彿是睡夢初醒之聲。金公將艙門一推，進來用燈一照，見巧娘雲鬢蓬鬆，桃腮帶赤，問道：『老爺爲何不睡？』金公道：『原要睡來，忽聽有賊，只得查看查看。』隨手把燈籠一放，却好牀前有雙朱履。巧娘見了，只唬得心內亂跳，暗說：『不好！怎麼會把他忘了呢！』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，就怕有人搜查。他忙忙碌碌將平山的褲襪護膝等俱各收藏。真是忙中有錯，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着腳跑的，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。如今見金公照着鞋，好生害怕。誰知金公視而不見，置而不問，轉說道：『你如何獨自孤眠？杏花兒那裏去了？』巧娘略定了定神，隨機獻媚，搭訕過來說道：『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便，因此叫他後艙去



了。』上面說着話，下面却用金蓮把鞋兒向牀下一踢。金公明明知道，却也不問，反言一句道：『難爲你細心，想的到。我同你到夫人那邊。方纔說嚷有賊，你理應問問安。回來我也就在這裏睡了。』說罷，攜了巧娘的手，一同出艙，來到船頭。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擠，撲咚的一聲落在水內，然後咕嘟嘟冒了幾個泡兒。金公容他沉底，方纔嚷道：『不好了，姨娘落在水內了！』衆人俱各前來叫水手救，已無及。

金公來到船頭，見了平山道：『我這裏人多，用你不着，你回去罷。』叫福祿：『帶他去罷。』帶到三船，誰知水手正爲跳板遺失，在那裏找尋。後來見水中漂浮，方從水中撈起，仍然搭好，叫平山過去，即將跳板撤了。

金公如何不處治平山，就這等放了平山呢？這纔透出金公忖度半晌，主意拿定的八個字。他想平山夤夜過船，非姦卽盜。若真是盜，却倒好辦；看他光景，赤着



下部，明露着是姦。因此獨自提了燈籠，親身查看。見三船燈明復滅，已然明白。不想又看見那一雙朱履，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。此事已真，巧娘如何留得？故誑出艙來溺於水中。轉想平山倒難處治。惟恐他據實說出，醜聲播揚，臉面何在？莫若含糊其詞，說：『我這裏人多，用你不着，你回去罷。』雖然便宜他，其中省却多少口舌，免得衆人知覺，倒是正理。

且說李平山就如放赦一般，回到本船之上。進艙一看，見蔣平牀上只見衣服，却不見人，暗道：『姓蔣的那裏去了？難道他也有什麼外遇麼？』忽聽後面嚷道：『誰？誰？誰？怎麼掉在水裏頭了？到底留點神吓！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，這是頑的麼？——來罷，我攙你一把兒。這是怎麼說呢！』然後方聽戰戰哆嗦的聲音，進了艙來。平山一看，見蔣平水淋淋的一個整戰兒，問道：『蔣兄怎麼樣了？』蔣爺道：『我上後面去小解，不想失足落水。多虧把住了後舵，不然險些兒喪了性



命。』平山見他哆嚟亂戰，自己也覺發起噤來了。猛然想起，暗暗道：『怪道，怪道。吾下半截是光着的，焉有不冷的呢？』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，找出褲襪等件，又檢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，叫他換下濕的來晾乾了，然後換了還吾。他却拿出一雙新鞋來。二人彼此穿的穿，換的換。蔣爺却將濕衣搥了，抖了抖，晾起來，只顧自己收拾衣服。猛回頭見平山楞楞忒忒坐在那裏，一會兒搓手，一會兒搖頭，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。蔣平知他爲那葫蘆子藥，也不理他。

原來李平山在那裏得命思財，怕人生痛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可惜，又是後悔，又是傷心。害怕者方纔那個樣兒見金公，他要翻起臉來，吾將何言答對，不定鬧出什麼事來。幸而還好，他竟會「善爲我辭焉」。可惜者難得這樣好機會，而且覲面見了，應許帶吾上任。吾這一去焉知發多少財，不定弄到什麼田地，至沒能耐也可以捐個從九品未入流。後悔者姨奶奶打發人來，吾不該就去，何妨寫個字兒回覆他。俟我到了那邊船上，慢慢的覷便再會佳期——即不然，就應他明日晚上也好。吾到



底到了他那邊船上，有何不可的呢？偏偏的一時性急，按納不住，如今鬧的這個樣兒，可怎麼好呢？傷心者細想巧娘的模樣兒恩情兒，只落的溺於水中，果於魚腹，生生兒一朵鮮花被吾糟蹋了。豈不令人傷心麼？想到此，不由的又落下淚來。

蔣爺晾完了衣服，在牀上坐下，見他這番光景，明知故問道：『先生爲着何事傷心呢？』平山道：『吾有吾的心事，難以告訴別人。吾問蔣兄到湘陰縣，是什麼公幹？』蔣爺道：『原先說過，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。先生爲何忘了呢？』平山道：『吾此時精神恍惚，都記不得了。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，吾也到湘陰找個相知。』蔣爺道：『先生昨晚說不是跟了金太守上任麼？爲何又上湘陰呢？』平山道：『蔣兄爲何先生先生稱起來呢？你吾還是弟兄，不要見外的。吾對你說，他那裏人吾看着有些不相宜，所以昨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，叫他告訴太守，回覆了他，吾不去了。』蔣爺暗笑道：『好小子，他還合我撒大腔兒呢。似他這樣反覆小人，真正可殺不可留的。』復又說道：『如此說來，這船價怎麼樣呢？』平山道：『自



然是公攤的了。』蔣爺道：『很好。吾這纔放了心了。天已不早了，咱們歇息歇息罷。』平山道：『蔣兄只管睡。吾略略坐坐，也就睡了。』蔣爺說了一聲：『有罪了。』放倒頭，不多時竟自睡去。

平山坐了多時，躺在牀上，那裏睡得着，翻來覆去，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。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，心裏更覺難受。蔣爺也就驚醒，即喚船家收什收什，這裏也就開船了。

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嘔聲歎氣，無精打彩，也不吃，不喝，只是呆了的一般。到了日暮之際。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。蔣爺誇道：『好所在！這纔避風呢。』翁大等不覺暗笑。平山道：『吾昨夜不曾合眼，今日有些困倦，吾要先睡了。』蔣爺道：『尊兄就請安置罷。包管今夜睡的安穩了。』平山也不答言，竟自放倒頭睡了。



蔣平暗道：『按理應當救他。奈因他這樣行爲，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；我要救了他，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。莫若叫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，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，豈不兩全其美麼？』正在思索，只聽翁大道：『兄弟，你了？我了？』翁二道：『有甚要緊。兩個膿包，不管誰了都使得。』蔣平暗道：『好了！來咧！』他便悄悄地出來，爬伏在艙房之上。見有一物風吹擺動，原來是根竹桿，上面晾着件綿襖。蔣爺慢慢的抽下來，攏在懷內，往下偷瞧。見翁二持刀進艙，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。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，蔣爺已知平山了結了。他却一長身將綿襖一抖，照着翁大頭上放下來。翁大出其不意，不知何物，連忙一路混撕。也是活該，偏偏的將頭裹住。蔣爺挺身上來，奪刀在手。翁大剛然露出頭來，已着了利刃。蔣爺復又一刀，翁大栽下水去。翁二尚在艙內找尋瘦人，聽得艙門外有響動，連忙回身出來，說：『大哥，那瘦蠻子不見了。』話未說完，蔣爺道：『吾在這裏！』「哧」就將刀一顫，正截在翁二咽喉之上。翁二噤嚙了一聲，他就兩手一扎



煞，一半截在艙內，一半截在艙外。蔣爺哈腰將髮辮一揪，拉到船頭一看。誰知翁二不禁戳，一下兒就死了。蔣爺將手一鬆，放在船頭。便進艙內將燈剔亮，見平山扎手舞腳於竹牀之上。蔣平暗暗的嘆息了一番，便將平山的箱籠搥開，仔細搜尋，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。蔣平道聲「慚愧」，叫道：『平山吓平山！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。我到底給你報了仇了，你也應當謝我。』說罷，將銀放在兜肚之內。算來蔣爺頗不折本，艾虎拿了他的一百兩，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兩，再加上雷震贈了二十兩，裏外裏倒多了八十兩。這纔算是好利息呢。

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，通身並無血跡。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摺疊了，又把自己的濕衣（也早乾了）摺好，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，揀可用的打了包裹。收什停當，出艙，用篙撐起船來。出了蘆葦深處，奔至岸邊，連忙提了包裹，套上大衫，一脚踏定泊岸，這一脚往後儘力一蹬。只見那船味的滴溜一聲，離岸有數步多



遠，飄飄蕩蕩，順着水面去了。

蔣爺邁開大步，竟奔大路而行。此時天光一亮，忽然刮起風來，揚土飛沙，難睜二目。又搭着蔣爺一夜不曾合眼，也覺得乏了，便要找個去處歇息歇息。又無村莊，見前面有片樹林。及至趕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座墳頭，院牆有倒塌之處。蔣爺心內想着，進了圍牆可以避風。剛剛轉過來往裏一望，只見有個小童面黃肌瘦，滿臉淚痕，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。蔣平看了，嚷道：『你是誰家小廝，跑到我墳地裏上吊來？這還了得嗎？』那小童道：『我是小童，可怕什麼呢？』蔣爺聽了，不覺好笑，道：『你是小童原不怕。要是小童上吊，也就可怕了。』小童道：『若是這們說，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纔好呢？』說罷，將絲縲解下，轉身要走。蔣平道：『那小童，你不要走。』小童道：『你這瑩地不叫上吊，你又叫我做什麼？』蔣爺道：『你轉身來，我有話問你。你小小年紀，爲何尋自盡？來，來，來，在這邊牆根之下，說與我聽。』小童道：『我皆因活不得了，我纔尋死呀。你要問，我告訴』



你。若是當死，你把這棵樹讓給我，我好上吊。」蔣爺道：「就是這等。你且說來我聽。」小童未語，先就落下淚來，把已往情由，滔滔不斷述了一遍。說罷，大哭。

蔣爺聽了，暗道：「看他小小年紀倒是個有志氣的。」便道：「你原來如此，我如今贈你盤費，你還死做什麼呢。你有了盤費，還死不死呢？」小童道：「若有了盤費，我還死？——我就不死了。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？」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鐐子，道：「這些可以穀了麼？」小童道：「足以穀了，只有使不了的。」連忙接過來，爬在地下磕頭道：「多謝恩公搭救，望乞留下姓名。」蔣平道：「你不要多問，急早快赴長沙要緊。」小童去後，蔣爺竟奔臥虎溝去了。不知小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六回

連陞店差役拿書生——翠芳塘縣官驗醉鬼

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，這是什麼原故？小童到底說的什麼？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？列位不知，此回書是爲交代蔣平。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，再說小童的正文，又省得後來再爲叙寫。

蔣爺到了臥虎溝，見了沙員外，彼此言明。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，自己一想：『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，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。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，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？莫若我且回轉開封，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，叫相爺再



爲打算。』沙龍又將艾虎畱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。蔣爺便回轉東京，見了包相，將一切說明。包公卽行奏明聖上，說歐陽春已上襄陽，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。聖上聽了大喜，道：『他行俠尙義，實爲可嘉。』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，俱在巡按衙門供職，俟襄陽平定後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，再爲陞賞。此是後話，慢慢再表。

蔣平旣已交代明白。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。你道這小童是誰？原來就是錦箋。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，乘在馬上，越想越有氣，一連三日，飲食不進，便病倒旅店之中。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，卽託店家請醫生調治，診了脈息，係鬱悶不舒受了外感，竟是夾氣傷寒之症。開方用藥。錦箋衣不解帶，晝夜服侍。見相公昏昏沉沉，好生難受。又知相公沒多餘盤費，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，請醫生，抓藥。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，又要病後的將養。偏偏的馬又



倒了一匹，正是錦箋騎的。他小孩子家心疼那馬，不肯售賣，就託店家僱人掩埋。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了，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。這明是欺負小孩子。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麩子七折八扣，除了兩錠銀子之外，倒該下了五六兩的賬。錦箋連急帶氣，他也病了。先前還扎掙着服侍相公。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竟是中了大病，慢慢的問他，他不肯實說。問的急了，他就哭了。施俊心中好生不忍，自己便扎掙起來，諸事不用他服侍，得便倒要服侍服侍錦箋。一來二去，錦箋竟自伏頭不起。施俊又託店家請醫生。道：『他這雖係傳染，却比相公沉重，而且症候耽悞了，必須趕緊調治方好。』開了方子却不走，等着馬錢。施俊向櫃上借。店東道：『相公賬上欠了五六兩，如何還借呢？很多了，我們墊不起。』施俊沒奈何，將衣服典當了，開發了馬錢並抓藥。到了無事，自己到櫃上從新算賬，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，就知是他的那兩錠賞銀，又是感激，又是着急。因瞧見馬工飯銀，便想起那馬來了。就合店東商量要賣馬還賬。店東樂得的賺幾兩銀子呢，立刻會了主兒，將



馬賣了。除了還賬，剛剛的剩了一兩頭。施俊也不計較，且調治錦箋要緊。

這日自己拿了藥方出來抓藥。正要回店，却是集場之日，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姓李名存，同着一人姓鄭名申，正在那裏吃酒。李存却認識施俊，連聲喚道：『施公子那裏去？爲何形容消減了？』施俊道：『一言難盡。』李存道：『請坐，請坐。這是我夥計鄭申，不是外人。請道其詳。』施俊無奈，也就入了坐，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。李存聽了，道：『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。却在那個店裏？』施俊道：『在西邊連陞店。』李存道：『公子初愈，不必着急。我這裏現有十兩銀子，且先拿去；一來調治尊管，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。如不穀了，趕到下集，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。』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，趕忙站起，將銀接過來，深深謝了一禮，也就提起藥包要走。

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。李存道：『鄭兄少喝些也好，這又醉了。別的罷了，你這銀搭襖怎麼好呢？』鄭申醉言醉語道：『怕什麼！醉了人，醉不了心。就是這



一頭二百兩銀子，算了事了！我還拿的動。何況離家不遠兒呢。」施生問道：「在那裏住？」李存道：「遠却不遠，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，地名翠芳塘就是。」施生道：「既然不遠，我却也無事，我就送送他何妨。」李存道：「怎敢勞動公子。偏的我要到糧行算賬——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，再來算賬。」鄭申道：「李賢弟你胡鬧麼！真個的我就醉了麼？瞧瞧我能走不能走？」說着話，一溜歪斜往西去了。李存見他如此，便託咐施生道：「我就煩公子送送他罷。務必！務必！俟下集，我到店中再道乏去。」施生道：「有甚要緊，只管放心，俱在我的身上。」說罷，趕上鄭申，搭扶着鄭申一同去了。真是「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」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施生不應當送鄭申。只顧觀面應了李存，後來便脫不了干係。

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，說道：「相公你幹你的去。我是不相干的。」施生道：「那如何使得。我既受李夥計之托，焉有不送去之理呢？」鄭申道：「我告訴相公



說，我雖醉了，心裏却明白，還帶着都記得。相公，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呢嗎？請問病人等着吃藥，要緊不要緊？你只顧送我，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？這是一。再者我家又不遠，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。還有一說，我那一天不醉。天天要醉，天天得人送，那得用多少人呢。到咧！這不是連陞店嗎？相公請。你要不進店，我也不走了。』正說間，忽見小二說道：『相公，你家小主管找你呢。』鄭申道：『巧咧，相公就請罷。』施生應允。鄭申道：『結咧！我也走咧。』

施生進了店，問問錦箋，心內略覺好些。施生急忙煎了藥，服侍錦箋吃了，果然夜間見了點汗。到了次日，清爽好些。施生忙又托咐店家請醫生去。錦箋道：『業已好了，還請醫生做什麼？那有這些錢呢？』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：『你放心，不用發愁，又有了銀兩了。』便將李存之贈說了一遍。錦箋方不言語。不多時，醫生來看脈開方，道：『不妨事了。再服兩帖，也就好了。』施生方纔放心，仍然按方抓藥，給錦箋吃了，果然見好。



過了兩日，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，道：『這位就是施相公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施相公，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。』施生道：『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麼呢？』公人道：『我們知道嗎？相公到了那裏，就知道了。』施生還要說話。只見公人嘩唧一聲，掏出索來，擺上了施生，拉着就走了。把個錦箋只曉的抖衣面戰。細想相公爲着何事，竟被官人拿去？說不得只好扎掙起來，到縣打聽打聽。

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，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。李存說：『自那日集上散了，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。』王氏聽了，不勝駭異，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，面問明白。現今人銀皆無，事有可疑。他便寫了一張狀子，此處攸縣所管，就在縣內擊鼓鳴冤，說：『李存圖財害命，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？』縣官卽把李存拿在衙內，細細追問。李存方說出原是鄭申喝醉了，他煩施相



公送了去了。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去。

到了衙內，縣官方九成立刻陞堂，把施生帶上來一看，却是個懦弱書生，不像害人的形景。便問道：『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？』施生道：『是。因鄭申醉了，李存不放心，煩我送他。我却沒送。』方令道：『他既煩你送去，你爲何又不送呢？』施生道：『皆因鄭申攔阻再三。他說他醉也是常醉，路也是常走，斷斷不叫送；因此我就回了店了。』方令道：『鄭申拿的是什麼？』施生道：『有個大搭襖，肩頭搭着，裏面不知是什麼。李存見他醉了，曾說道：『你這銀搭襖要緊。』鄭申還說：『怕什麼，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。』其實並沒有見搭襖內是什麼。』方令見施生說話誠實，問什麼說什麼，毫無狡展推諉，不肯加刑。吩咐寄監，再行聽審。

衆衙役散去。錦箋上前問道：『拿我們相公爲什麼事？』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，誰有工夫與他細講，止於回答道：『爲他圖財害命。』錦箋唬了一跳，又



問道：『如今怎麼樣呢？』衙役道：『好嘮叨呵，怎麼樣呢。如今寄了監了。』錦箋聽了寄監，以爲斷無生理。急急跑回店內，大哭了一場。仔細想來，必是縣官斷事不明。前次我聽見店東說，長沙新陞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，斷事如神，我何不去到那裏給他鳴冤呢。想罷，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，只得空身出了店，一直竟奔長沙。不料自己病體初愈，無力行走，又兼缺少盤費，偏偏的又遇了大風；因此進退兩難。一時越想越窄，要在墳塋上吊。可巧遇見了蔣平，贈他的銀兩錠。真是「錢爲人之膽」，他有了銀子，立刻精神百倍。好容易趕赴長沙，寫了一張狀子，便告到邵老爺臺下。

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，而且敘事明白清順，立刻陞堂，將錦箋帶上來細問，果是盟弟施喬之子。又問：『此狀是何人所寫？』錦箋回道：『是自己寫的。』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，一字不差，暗暗歡喜。便准了此狀，即刻行文到攸縣，將全案調來。就過了一堂，與原供相符。縣宰方公隨後乘馬來到稟見。邵老爺



面問：『貴縣審的如何？』方九成道：『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凶之人，不肯加刑，暫且寄監。』邵太守道：『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？』方公道：『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查看，回來再爲稟覆。』邵老爺點頭，道：『如此甚好。』卽派差役伴作跟隨方公到攸縣。來至翠芳塘，傳喚地方。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勢，見南面是山，東面是道，西面有人家。便問：『有幾家人家？』地方道：『八家。』方公道：『鄭申住在那裏？』地方道：『就是西頭那一家。』方公指着蘆葦，道：『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？』地方道：『正是。』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，復落下去。方公沉吟良久，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。地方拉了鞋襪，進了蘆葦。不多時，出來，稟道：『蘆葦塘之內有一尸首，小人一人弄他不動。』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，一同拉上來，叫伴作相驗。伴作回道：『尸首係死後入水，脖項有手扣的傷痕。』縣宰卽傳鄭王氏斷認，果是他丈夫鄭申。方公暗道：『此事須當如此。』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，卽刻同赴長沙候審。方公先就乘馬到府，將鄭申尸首稟明，並將七



家鄰舍帶來，俱各回了。邵太守道：『貴縣且請歇息。候七家到齊，我自有道理。』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，忽然計上心來。

這一日七家到齊。邵老爺陞堂入座。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。邵老爺叫：『帶上來。不准亂跪。』一溜排開，按着名單跪下。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，挨次看完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『這就是了。怨得他說，果然不差。』便對衆人道：『你等就在翠芳塘居住麼？』衆人道：『是。』邵老爺道：『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，名姓已然說明。今既有單在此，本府只用硃筆一點，便是此人。』說罷，提起硃筆，將手高揚，往下一落，虛點一筆，道：『就是他，再無疑了。無罪的只管起去，有罪的仍然跪着。』衆人俱各起去。獨有西邊一人，起來復又跪下，自己犯疑，神色倉皇。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吳玉，你既害了鄭申，還想逃脫麼？本府縱然寬你，那冤魂斷然不放你的。快些據實招上來！』左右齊聲喝道：『快招！快招！』



不知吳玉招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七回

長沙府施俊納丫鬢——黑狼山金輝逢盜寇

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。吳玉道：『小……小……小人沒有招……招的。』邵老爺吩咐：『拉下去打。』左右吶了一聲喊，將吳玉拖翻在地，竹板高揚，打了十數板。吳玉嚷道：『我招吓！我招！』左右放他起來，道：『快說！快說！』

吳玉道：『小人原無生理，以賭爲事。偏偏的時運不好，屢賭屢輸。不用說別的，拿着打十湖說罷：我圓湖會抓過張子，滿不了，倒中了別人碰漂湖。擲骰子明



明坐住了三么兩六，那一個骰子亂轉。我趕着叫「六」，可巧來了個六，却把么碰了個二，倒成個黑鼻子了。總說罷，東幹東不着，西幹西不着，要賬堆了門，小人白日不敢出門來。那日天色將晚，小人剛然出來，就瞧見鄭申幌裏幌蕩由東而來。我就追上前去，見他肩頭扛着個褡褳，裏面鼓鼓囊囊的。小人就合他借貸，誰知鄭申不是個酒後開包的。他饒不借，還罵小人。小人一時氣忿，將他儘力一推。「撲味」「咕咚」就栽倒了。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聲兒呢？敢則鄭申喝成酒泡兒了，栽在地下，撲味的一聲。倒是那大褡褳摔在地下，咕咚的一聲。小人聽的聲音皆是沉重，知道裏面必是財資。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。鄭申纔待要嚷，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，使勁在地下一按。不大的工夫，鄭申就不動了。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，以爲此財是發定了，再也無人知曉。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。回老爺：鄭申醉魔咕咚的，說的全是醉話，聽不的呢。人小冤枉吓！」邵老爺問道：「你將銀褡褳放在何處？」吳玉道：「那是二百兩銀子。小人將褡褳理好，埋在缸後頭了，分



文沒動。』

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，帶下去。即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給他看了。叫方公派人將贓銀起來，果然未動，即叫尸親鄭王氏收領。李存與翠芳塘住的衆街坊釋放回家。獨有施生留在本府。吳玉定了秋後處決，派役押赴縣內監收。方公一一領命，即刻稟辭，回本縣去了。

邵老爺退堂，來至書房，將錦箋喚進來，問道：『錦箋，你在施宅是世僕吓？還是新去的呢？』錦箋道：『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。我們相公念書，就是小人伴讀。』邵老爺道：『既如此，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，你可知道麼？』錦箋道：『小人老爺，有兩位盟兄，是知己莫逆的朋友。』邵老爺道：『是那兩位？』錦箋道：『一位是做過兵部尙書的金輝金老爺，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。』傍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，悄悄道：『太老爺的官諱，你如何渾說？』錦箋連忙跪倒。



『小人實實不知，求太老爺饒恕。』邵老爺哈哈笑道：『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。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。』錦箋復又磕頭。邵老爺吩咐：『起來。本府原是問你，豈又怪你。』卽叫書童拿了衣巾，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。錦箋悄悄告訴施俊，說：『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。方纔小人已聽邵老爺說，金老爺也陞了襄陽府太守了。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，不必提與金老爺嘔氣一事，省的彼此疑忌。』施生道：『我提那些做什麼，你只管放心。』就隨了書童，來至書房。錦箋跟隨在後。

施生見了邵公，上前行禮參見。邵公站起相攙。施生又謝爲案件多蒙庇佑。邵公吩咐看座，施生告座。邵公便問已往情由，施生從頭述了一遍。說至與金公嘔氣一節，改說：『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裏，因此小姪就要回家。不想行至攸縣，我主僕便病了，生出這節事來。』邵公點了點頭。說話間，飯已擺妥。邵公讓施生用飯，施生不便推辭。飲酒之間，邵公盤詰施生學問，甚是淵博，滿心歡喜。就將施



生留在衙門居住，無事就在書房談講。因提起親事一節，施生言：『家父與金老伯提過，因彼此年幼尙未納聘。』此句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。邵公聽了大樂，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。『如今有老夫作主，一個盟兄之女，一個盟弟之子，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裏，正好成其美事。』施俊到了此時，也就難以推辭。

邵公大高其興，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，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，算是女家那邊；邵公辦理施生的外事，算是男家那邊的。夫人也自歡喜，連三位小姐也替假小姐忙個不了。惟有佳蕙暗暗傷感，到了無人時想起小姐溺水之苦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夫人等以爲他父母不在跟前，他傷心也是情理當然，倒可憐他，勸慰了多少言語。並囑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他。到了佳期已近，本府閣署官員，皆知太守有此義舉，無不欽敬，俱各備了禮來賀喜。邵公難以推辭，只得斟酌收禮，當受的受，當璧的璧。是日却大排筵宴，請衆官員吃喜酒，熱鬧非常。把個施生打扮的花團錦簇。衆官員見了，無不稱讚。就在衙門的東跨所做了新房。到了吉時，將二人



雙雙送了過去，成就百年之好。

諸事已畢之後，邵老爺親筆寫了兩封書信，差兩人送信：一名丁雄，送金公之信；一名呂慶，送施老爺之信，務必覲面投遞。二人分投送信去了。

這日施生正在書房看書，叫錦箋去後面取東西。錦箋來至後面，心中暗道：『白那日隨着衆人磕頭道喜，我却沒瞧見新奶奶什麼模樣。今日倒要留神瞧瞧。』誰知丫鬟正給新娘子烹茶去了。錦箋喚了一聲無人，他便來在院內。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兒鬪鸚鵡呢，猛見了錦箋，他把扇子一遮，連忙要轉回屋內。

那知錦箋眼快，早認出是佳蕙來，暗道：『好吓！敢則是他吓。見了我，竟把扇子算個小圍幙，他如今有了官誥了。』便高聲說了一個『佳』字。新娘已將扇子撒下，連連擺手，道：『兄弟不要高聲！』錦箋便問：『你如何來到這裏？』佳蕙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，如何逼勒小姐自盡，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，如何遇了



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，自己如何被邵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「說了一遍」。『如今鬧的事已做成，求兄弟千萬不要洩漏。只要你暗暗打聽，儻或小姐投水未死，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，決不負主僕的情腸。我如今雖居此位，心實不安，也不過虛左以待之意。』錦箋見他如此，笑道：『言雖如此，如今名分攸關。況且與你磕頭見禮，你就腆然受之，未免太過。』佳蕙道：『事已如此，叫我無可如何。再者，你是兄弟，我是姐姐，難道受不起你一拜麼？你若不依，我再給你拜上兩拜。』就福了兩福，錦箋再也沒的說了。又見丫鬟烹茶而來。佳蕙連忙進屋內去了。錦箋向丫鬟要了東西，回到書房，見了施生，他却一字不提。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，他就暗暗訪查真小姐的下落。

且說丁雄與金公送信，從水面迎來，已見有官船預備。問時，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。丁雄打聽了打聽，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早而來。他便棄舟乘馬，急急趕至枯



梅嶺。先見有駝轎行李過去，知是金太守的家眷；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。丁雄下馬，搶步上前請安，稟道：『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，前來投書。』說罷，將書信高高舉起。金太守將馬拉住，問了邵老爺起居。丁雄站起，一一答畢，將書信遞過。金太守伸手接書，却問道：『你家太太好？小姐們可好？』丁雄一一回答。金公道：『管家乘上馬罷。俟我到驛，再答回信。』丁雄退後，一抖絲韁上了馬，就在金公後面跟隨。見了金福祿等，彼此道辛苦，套叙言語，俱不必細表。

且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非比尋常，就在馬上拆看。見前面無非請安想念話頭。看到後面，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，心中一時好生不樂，暗道：『邵賢弟做事荒唐！兒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？倒遂了施俊那畜生的私欲。此事太欠斟酌。却又無可如何。』將書信摺疊摺疊，揣在懷內。丁雄雖在後面跟隨，却留神瞧，以爲金公見了書信，必有話面問。誰知金公不但不問，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。丁雄暗暗納悶。



正走之間，離赤石崖不遠，見無數的僂儼排開，當中有個黃面金睛，濃眉凹臉，領下滿部繞絲的黃鬚，（無怪綽號金面神）坐下騎着一匹黃驃馬，手中拿着兩根狼牙棒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在那裏等候。金公早已看見，不知山賊是何主意。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。話語不多，山賊將棒一舉，連幌兩幌，上來了一羣僂儼，鷹拿燕雀，將丁雄拖翻，下馬捆了。金公一見，暗說『不好！』纔待撥轉馬頭。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，一聲咤叱道：『俺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叙話。』說罷，將棒往後一擺，僂儼蜂擁上前，拉住金公坐下嚼環，不容分說，竟奔山中去了。金福祿等見了，誰敢上前，忽的一聲，大家沒命的好跑。

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，正然回山。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：『啓大王：小人奉命劫掠駝驕，已然到手。不想山凹躡出一隻白狼，後面有三人追趕，却是臥虎溝的沙員外，帶領孟傑焦赤。三人見小人劫掠駝驕，心中大怒，急急上前，將僂儼



趕散，仍將駝轎奪去，押赴莊中去了。』藍驍聽了大怒，道：『沙龍欺吾太甚！』吩咐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，安置妥協，急急帶僮僕前來接應。葛瑤明領命，只帶數名僮僕，押解金公丁雄上山。其餘俱隨藍驍來至赤石崖下。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。藍驍道：『沙員外，俺待你不薄，你如何管俺的閑事？』沙龍道：『非是俺管你的閑事。只因聽見駝轎內哭的慘切，母子登時全要自盡，俺豈有不救死之理？』藍驍道：『員外不知，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，知他從此經過，特特前來邀截。方纔已然擒獲上山。忽聽葛瑤明說，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，不知是何主意？』沙龍道：『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，你如何擅敢邀截？再者，你與太守有仇，却與他家眷何干？依俺說，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，交付與俺。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，置而不理，免得你吃罪不起。』藍驍聽了一聲怪叫：『噯喲！好沙龍！你真欺俺太甚，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。』說罷，催馬掄棒打來。沙龍扯開架式抵敵，孟傑幫助相攻。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躡躍，英勇非常。他



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，衆僮僕圍裹上來。沙龍毫不介意，孟傑漠不關心，一個東指西殺，一個南擊北搦。二人殺殺多時，誰知僮僕益發多了，筐籠圈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。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。

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，招呼衆多僮僕下山。他却指撥僮僕層層疊疊的圍裹，所以人益發多了。正在分派，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，仔細打量，却是前次打野雞的。他一見了，邪念陡起，一催馬迎將上來，道：『嬌娘，往那裏走？』這句話剛然說完，只聽弓弦響處，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唧的一聲，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，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。葛瑤明嚶嚶的一聲，栽下馬來。

原來焦赤押解駝轎到莊，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，告訴明白，說藍驍現領僮僕在山中截戰。鳳仙姐妹聽了，甚不放心，就托張媽媽在裏頭照料。他等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。在路上言明，焦赤從東殺進，鳳仙姐妹從西殺進。不料剛然上山，就被葛瑤明看見，伸馬迎來。秋葵眼快嘴急，叫聲：『姐姐，前日搶野雞的那廝又來



了。』鳳仙道：『妹妹不要忙，待我打發他。前次手下留情，打在他眉攢中間，是個「二龍戲珠」。如今這厮又來，可要給他個「喚虎出洞」了。』列位白想想：葛瑤明眉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，攔得住個龍虎鬪麼？這也是他貪淫好色之報，從馬上栽了下來，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，只聽拍的一聲，葛瑤明登時了賬，琉璃珠兒砸碎了。

未知他姐妹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八回

沙龍遭困母女重逢——智化運籌弟兄奮勇

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。只見秋葵掄開鐵棒，兵兵梆梆一陣亂響，打的傻儼四分五落；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，打的傻儼東躲西藏。忽又聽東邊吶喊，却是焦赤殺來，手托鋼叉，連嚷帶罵。裏面沙龍孟傑見傻儼一時亂散，他二人奮勇往外冲突，裏外夾攻，傻儼如何抵擋得住，往左右一分，讓開一條大路。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，焦赤却也趕到，彼此相見。沙龍道：『鳳仙，你姐妹到此做甚？』秋葵道：『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，我二人特來幫助。』沙龍纔要說話，只聽山崗上咕嚕



嚙鼓聲如雷，所有山口外噹噹鑼聲振耳；又聽人聲吶喊：『拿吓！別放走了沙龍吓！大王說咧：「不准放冷箭吓！務要生擒吓！」姓沙的，你可跑不了吓！各處俱有埋伏吓！快些早些投降！』沙龍等聽了，不由的駭目驚心。

你道如何？原來藍驍暗令僂僂圍困沙龍，只要誘敵，不准交鋒，心想把他奈何乏了，一鼓而擒之，將他制伏，作爲自己的膀臂；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。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，滿心歡喜。惟恐有失，又叫僂僂上山，調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。如聽鼓響，四面鑼聲齊鳴，一齊吶喊，驚嚇於他。那時再爲勸說，斷無不歸降之理。

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，僂僂往左右一分，已知是沙龍的接應。他便擂起鼓來，果然各山口響應，吶喊揚威，聲聲要拿沙龍。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，沙龍投東，他便指東；沙龍投西，他便指西。沙龍父女子孟焦二人跑穀多時，不是石如驟雨，就是箭似飛蝗，毫無一個對手廝殺之人。跑來跑去，並無出路。只得五人團聚一處，歇息商酌。



且不言沙龍等被困。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轎進莊，所有漁獵衆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，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甚麼模樣，全當做希希罕兒一般。你來我去，只管頻頻往來，却不敢上前，止於偷偷摸摸，扒扒牕戶，或又掀掀簾子。及到人家瞧見他，他又將身一撤，直似偷油吃的耗子一般。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，極力的張羅，却又一人張羅不過來，應酬了何夫人，又應酬小相公章，額外還要應酬丫鬢僕婦，覺得累的很。出來便向衆婦人道：『衆位大媽孀子，你們與在這裏張的望的，怎的不進去看看呢，陪着說說話兒？我也有個替換兒。』衆人也不答言，也有擺手兒的，也有搖頭兒的，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，又有咕咕咕笑了的。李氏見了這番光景，賭氣子轉身進了角門。

原來角門以內，就是跨所。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，如若房屋蓋成，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；故此張立夫婦帶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。李氏見了牡丹道：『女兒，今有



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。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，別人都不敢上前。女兒敢去也不敢呀？你若敢去，媽媽將你帶過去，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。你不願意，就罷。』牡丹道：『母親，這有什麼呢。孩兒就過去。』李氏歡喜道：『還是女兒大方。你把那頭兒抿抿，把大褂子罩上。我這裏烹茶，你就端過去。』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，換衣繫裙。

不多時，李氏將茶烹好，用茶盤托來，遞與牡丹。見牡丹抿的頭兒光光油油的，襯着臉兒紅紅白白的，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兒，繫着條青簇簇的裙兒，真是嬌嬌娜娜，嫵嫵婷婷。雖是布裙荆釵，勝過珠圍翠繞。李氏看了，樂的他眉花眼笑，隨着出了角門。衆婦女見了，一個個低言悄語，接耳交頭。這個道：『大娘子，你看。』張奶奶又顯擺他閨女呢。』那個道：『二娘兒，你聽罷。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嗎耶，咱門也學些見識。』

說話間，李氏上前將簾掀起。牡丹端定茶盤，輕移蓮步，至屋內慢閃秋波一



看，覺得肝連膽一陣心酸。忽聽小金章說道：『噯喲！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？想煞兄弟了！』跑過來，抱膝跪倒。牡丹到了此時，手顫腕軟，噹啷啷茶杯落地，將金章抱住，癱軟在地。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摟住牡丹，兒一聲，肉一聲，叫了半日，哇的一聲，方哭出來了。真是悲從中心出。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，連僕婦丫鬢無不拭淚，在傍勸慰。牕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着何事，俱各納悶。獨有李氏張媽楞何何的勸又不是，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。

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，一手拉住了金章，哀哀切切的，一同坐了。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如何到此。牡丹哭訴遇難情由。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，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：『噯喲！可坑了我了！』他這一哭，比方纔他母女姐弟相識，猶覺慘切。他想：『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，索性沒有也倒罷了。好容易認着一個，如今又被本家認去，這以後可怎麼好？』越想越哭，越哭越痛。咧着瓢大的嘴，扯着喇叭似的嗓子，好一場大哭。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，將他攙過來，一同坐了，



勸慰多時。牡丹又說：『媽媽只管放心，決不辜負厚恩。』李氏方住了聲。

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，立刻魔着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。一句話提醒了李氏，即到跨所取衣服。見張立拿茶葉要上外邊去。李氏道：『大哥那是給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，你如何拿出去？』張立道：『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，連杯茶也沒有。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，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的話呢？』李氏便將方纔母女相認的話說了。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，且先到外面張羅。張立來至廳房，衆僕役等見了道謝。張立急忙烹茶。

忽見莊客進來，說道：『你等衆位在此廳上坐不得了，且至西廂房吃茶罷。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。』衆僕役聽了，俱各出來躲避。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，却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。

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，探聽明白。趙爵立了盟書，恐有人盜取，關係非淺；因



此蓋了一座冲霄樓，將此書懸於梁間，下面設了八卦銅網陣，處處設了消息，時時有人看守。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。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，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。大家計議，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，同去輔佐巡按，幫助玉堂，又爲國家，又盡朋情，豈不兩全其美。因此急急趕回來了。

來至莊中，不見沙龍。智化連忙問道：『員外那裏去了？』張立說：『救了太守的家眷，藍驍刦戰赤石崖。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；連兩位小姐也去了，打算救應，至今未回。』智化聽了，說道：『不好！此事必有舛錯，不可遲疑。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叫我們上何方去呢？』智化道：『就解赤石崖之圍。』丁二爺道：『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，如何是好？』張立道：『無妨，現有史雲，他却認得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如此，快喚他來。』張立去不多時，只見來了七人，聽說要上赤石崖，同史雲全要去的。智化道：『很好。你等隨了二位去罷。不許逞強好勇，只聽吩咐就是了。』歐陽兄專要擒獲藍驍。丁賢弟保護沙兄父



女。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。』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，直奔赤石崖去了。這裏智化叫張立進內安慰衆女眷人等，不必驚怕，惟恐有着急欲尋自盡等情，又吩咐衆莊客前後左右，探聽防守。儻有賊寇來時，不要聲張，暗暗報我知道，我自自有道理。登時把個臥虎莊主張的井井有條。可見他料事如神，機謀嚴密。

且說北俠等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，見有許多僮僕把守。這北俠招呼衆人道：『守汛僮僕聽真：俺歐陽春前來解圍，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。』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，連忙報與藍驍。藍驍問道：『來有多少人？』頭領道：『來了二人，帶領莊丁七人。』藍驍暗道：『共有九人，不打緊。好便好；如不好時，連他等也困在山內，索性一網打盡。』想罷，傳於頭領，叫把他等放進山口。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裏歇息，彼此相見，不及叙話。北俠道：『俺見藍驍去。丁賢弟小心吓！』說罷，



帶了七人，奔至山崗。

藍驍迎了下來，問道：『來者何人？』北俠道：『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：今日此舉是爲金太守吓？還是爲沙員外呢？』藍驍道：『俺原是爲擒拿太守金輝，却不與沙員外相干。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，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。這不是沙員外欺我太甚麼？所以將他困住，務要他歸附方罷。』北俠笑道：『沙員外何等之人，如何肯歸附於你？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，這不成了反叛了麼？』藍驍聽了大怒，道：『歐陽春，你今此來，端的爲何？』北俠道：『俺今特來拿你。』說罷，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。藍驍急將鐵棒一迎。北俠將手往外一削，噌的一聲，將鐵棒狼牙削去。藍驍暗說：『不好！』又將左手鐵棒打來。北俠儘力往外一磕，又往外一削。迎的力猛，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，嗖的一聲，連磕帶削，棒已飛出數步以外。藍驍身形幌了兩幌。北俠趕步，縱身上藍驍的馬後，一伸左手攥住他的皮鞵帶，將他往上一提，藍驍已離鞍心。北俠將身一



轉，連背帶抗，往地下一跳，右肘把馬跨一搗。那馬嘖的一聲，往前一躡。北俠提着藍驍，一鬆手，咕咚一聲，栽倒塵埃。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，登時捆縛起來。

此一段北俠擒藍驍，迥與別書不同，交手別致，迎接各異。至於擒法更覺新奇。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，却正是俠客的行藏，一味的巧妙靈活，決不是鹵莽滅裂，好勇鬪狠那一番的行爲。

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，趁他不能揮動令旗，失却眼目，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。頭領率領僕僮如何抵當的住一羣猛虎，吵發了一聲喊，各自逃出去了。丁兆蕙獨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。先着鳳仙秋葵回莊，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。

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，金太守在於何處。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，即着僕僮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。北俠就着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。至西山口，叫孟焦二人也



來押解藍驍，上山勦滅巢穴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九十八回



## 第九十九回

見牡丹金輝深後悔——提艾虎焦赤踐前言

且說史雲引着金輝丁雄來到莊中，莊丁報與智化。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。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，惟有致謝搭救自己之恩。智化却先言夫人公子無恙，使太守放心。略略吃茶，歇息歇息，卽着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，見了夫人公子。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，正在慶賀。忽聽太守進來，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。

這些田婦村姑誰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。不多時，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，翅兒缺少一個；穿着紅袍，襟子搭拉半邊，玉帶繫腰，因掀折開的裏出外進；皂靴



裏足，不合脚弄的底綻幫垂，一部蒼髯，揉得上頭扎煞下頭捲；滿面塵垢，抹的左邊漆黑右邊黃。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，細瞧來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。衆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，一個個握着嘴兒嘻笑。

夫人公子迎出屋來，見了這般光景，好不傷慘。金章上前請安。金公拉起，攜手來至屋內。金公略述山主邀截的情由。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。夫妻二人又是嗟歎，又是感激。忽聽金章道：『爹爹，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。』太守問道：『此話怎講？』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。太守詫異道：『豈有此理？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？』說罷，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，遞給夫人看了。何氏道：『其中另有別情。當初女兒不肯離却閨閣，是乳母定計將佳蕙扮做女兒，改了丫鬢。不想遇了賊船，女兒赴水傾生。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，認爲義女。老爺不信，請看那兩件衣服，方纔張媽媽拿來，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。』金公拿起一看，果是兩件丫鬢服色，暗暗忖度道：『如此看來，牡丹不但清潔，而且有智，竟能保金門的臉面，』



實屬難得。』再一轉想：『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，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？就是書箱翻出玉釵，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，仍然一團傲氣。仔細想來，其中必有情弊。是我一時着了氣惱，不辨青紅皂白，竟把他二人委屈了。』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，未免太狠，心中愧悔難禁。便問何氏道：『女兒今在那裏？』何氏道：『方纔在這裏。聽說老爺來了，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。』金公道：『金章，你同丫鬢將你姐姐請來。』

金章去後，何氏道：『據我想來，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。惟恐見了時，老爺又要生氣。』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誚之意，也不答言，止於付之一笑。只見金章哭着回來道：『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，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。』金公哈哈大笑，道：『有其母必有其女。無奈何，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？』何氏見金公如此，只得叫張媽媽引路，老夫妻同進了角門，來到跨所之內。鳳仙姐妹知道太守必來，早已躲避。只見三間房屋兩明一暗，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，這俱是鳳仙在這裏替牡



丹調停的。張李氏將軟簾掀起，道：『女兒，老爺親身看你。』金公便進屋內，見牡丹面裏背外，一言不答。金公見女兒的梳妝打扮，居然的布裙荆釵，回想當初珠圍翠繞，不由的痛澈肺腑，道：『牡丹我兒，是爲父的委屈了你了。皆由當初一時氣惱，不加思索，無怪女兒着惱。難道你還嗔怪爹爹不成？你母親也在此，快些見了罷。』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動，連忙上前道：『女兒，你乃明理之人，似此非禮，如何使得？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，尙且如此；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，那時豈不更難乎爲情了麼？快些下來，叩拜老爺罷。』

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，無奈下牀，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『爹爹，兒有一言告稟。孩兒不知犯了何罪，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？如今現爲皇家太守，儻若遇見孩兒之事，爹爹斷理不清，逼死女子是小事，豈不與德行有虧？孩兒無知頂撞，望乞爹爹寬宥。』金公聽了，羞的面紅過耳，只得陪笑，將牡丹攙起，道：『我兒說的是。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。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，再休提起了。』又向何氏道：



『夫人，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。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。』說罷，抽身就走。張立仍然引至大廳。智化對金公道：『方纔主管帶領衆役們來央求於我，惟恐大人見責，望乞大人容諒。』金公道：『非是他等無能，皆因山賊凶惡，老夫怪他們則甚。』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，與老爺磕頭。衆人又謝了智爺，智爺叫將太守衣服換來。

只見莊丁進來報道：『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到了。』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。剛到廳前，見金公在那裏立等，見了衆人，連忙上前致謝。沙龍見了，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坐。智化問勦滅巢穴如何。北俠道：『我等押了藍驍入山，將輜重俱散與僕僮，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。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，叫衆人看守，特請太守老爺發落。』太守道：『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。既將賊首擒獲，下官也不敢擅專。俟到任所，卽行具摺，連賊首押赴東京，交到開封府包相爺那裏，自有定見。』智化道：『既如此，這藍驍倒要嚴加防範，好好看守。將來是襄陽的硬證。』復又



道：『弟等三人去而復返者，因聽見顏大人巡按襄陽，欽派白五弟隨任供職。弟等急急趕回來，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，幫助五弟，共襄此事。如今既有要犯在此，說不得必須耽遲幾日工夫。沙兄長，歐陽兄，丁賢弟，大家俱各在莊，留神照料藍驍。惟恐襄陽王暗裏遣人來盜取，却是要緊的。就是太守赴任，路上也要仔細。若要小弟保護送同前往，一到任所，急急具摺。俟摺子到時，即行將藍驍押赴開封。諸事已畢，再行趕到襄陽，庶乎與事有益。不知衆位兄長以爲何如？』衆人齊聲道：『好。就是如此。』金公道：『只是又要勞動恩公，下官心甚不安。』說話間，酒筵設擺齊備，大家入座飲酒。

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。沙龍出席來至後面，見了鳳仙秋葵，將牡丹之事一一叙明。沙龍道：『如何？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，決不是村莊的氣度，果然不錯。』秋葵道：『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裏居住，還是要隨任呢？』沙龍道：『自然是要隨任，跟了他父母去。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裏之理呢？』秋葵道：『我看牡



丹姐姐他不願意去。如今連衣服也不換，彷彿有什麼委屈似的，擦眼抹淚的。莫若爹爹問問太守，到底帶了他去不帶他去，早定個主意爲是。』沙龍道：『何必多此一問。那有他父母既認着了，不帶了去，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？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妄想之故。我不管你。牡丹姐姐如若不換衣服，我惟你二人是問。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。』說罷，轉身上廳去了。

鳳仙聽了，低頭不語。惟有秋葵，將嘴一咧，哇的一聲哭着。奔到後面，見了牡丹，一把拉住，道：『哎喲！姐姐吓，你可快走了！我們可怎麼好吓？』說罷，放聲痛哭。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。衆人不知爲着何故。隨後鳳仙也就來了，將此事說明。大家這纔放了心了。何氏夫人過來拉住秋葵，道：『我的兒，你不要啼哭。你捨不得的你姐姐，那知我心裏還捨不得你呢。等着我們到了任所，急急遣人來接你。實對你說，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，爲人憨厚。你若不憎嫌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，你可願意麼？』秋葵聽了，登時止住淚，道：『這話果真麼？』何氏道：『有



甚麼不真呢？」秋葵便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如此，母親請上，待孩兒拜見。」說罷，立時拜下去。何氏夫人連忙攙起。鳳仙道：「牡丹姐姐，你不要哭了，如今有了傻妹子了。」牡丹嘆哧的一聲也笑了。鳳仙道：「妹子，你只顧了認母親。方纔我爹爹說的話，難道你就忘了麼？」秋葵道：「我何嘗忘了呢？」便對牡丹道：「姐姐，你將衣服換了罷。我爹爹說了，如若不換衣服，要不依我們倆呢。你若拿着我當親妹妹，你就換了；若你瞧不起我，你就不換。」張媽媽也來相勸。鳳仙便吩咐丫鬚道：「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。」彼此攛掇，牡丹礙不過臉去，只得從新梳洗起來。鳳仙秋葵在兩邊，一邊一個觀妝。見丫鬚僕婦服侍的全有規矩款式，暗暗的羨慕。不多時，梳妝已畢，換了衣服，更覺鮮豔非常。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，二人深謝了。

且說沙龍來到廳上，復又執壺斟酒，剛然坐下。只見焦赤道：「沙大哥，今日



歐陽兄智大哥俱在這裏，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？」一句話說的也有笑的，也有怔的。怔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，此話從何說起；笑的是笑他性急，粗莽之甚。沙龍道：「焦賢弟，你忙甚麼？爲兒女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？」焦赤道：「非是俺性急。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，豈不又是耽擱呢？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。」丁二爺道：「衆位不知，焦二哥爲的是早些定了，他還等着吃喜酒呢。」焦赤道：「俺單等吃喜酒。這裏現放着酒。來，來，來，咱們且喝一杯。」說罷，端起來一飲而盡。大家歡笑快飲。酒飯已畢，金公便要了筆硯來，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，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，覲面交與丁雄，叫他回去，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。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，卽刻起身，趕赴長沙去了。

沙龍此時已到後面，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；又將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，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。沙龍便來到廳上，請了金公，來到後面。牡丹出來，先拜謝了沙龍。沙龍見牡丹花園錦簇，真不愧千金的態度，滿心歡喜。



牡丹又與金公見禮，金公連忙攙起。見牡丹依然是閨閣妝扮，雖然歡喜，未免有些悽慘。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。金公連忙叫牡丹攙扶。沙龍也就叫鳳仙見了。金公又致謝沙龍：『小女在此打攪，多蒙兄長與二位姪女照拂。』沙龍連說：『不敢。』

他等只管親的乾的，見父認女，傍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熱了，眼眶裏不由的流下淚來，用絹帕左擦右擦。早被牡丹看見，便對金公道：『孩兒還有一事告稟。』金公道：『我兒有話，只管說來。』牡丹道：『孩兒性命，多虧了乾爹乾娘搭救，纔有今日。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，孤苦隻身，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，孩兒也可以稍爲報答。』金公道：『正當如此，我兒放心。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，明日隨行便了。』張媽媽聽了，這纔破涕爲笑。

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，見設筵豐盛，未免心甚不安。沙龍道：『今日此筵，



可謂四喜俱備。大家坐了，待我說來。』仍然太守首坐，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，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。

焦赤先道：『大哥快說四喜。若說是了，有一喜俺喝一碗，如何？』沙龍道：『第一，太守今日一家團聚，又認了小姐，這個喜如何？』焦赤道：『好！可喜可賀。俺喝這一碗。快說第二。』沙龍道：『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。今日湊着歐陽兄智賢弟在此，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。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。一言爲定，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。』焦赤道：『好吓！這纔痛快呢。這二喜俺要喝兩碗，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，一碗陪沙兄長。你三人也要換盃兒纔是。』說的大衆笑了。果然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盃。焦赤已然喝了兩碗。沙龍道：『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，這就算餞行的酒席，如何？』焦赤道：『沙兄長會打算盤，一打兩副成。也倒罷了，俺也喝一碗。』孟傑道：『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麼？倒要聽聽。』沙龍道：『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，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爲媳是新親家，張老丈認



了太守的小姐爲女是乾親家。通盤算來，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，難道算不得一喜麼？」焦赤聽了却不言語，也不飲酒。丁二爺道：「焦二哥，這碗酒爲何不喝？」焦赤道：「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，管俺甚麼相干？這酒俺不喝他。」丁二爺道：「焦二哥，你莫要打不開算盤。將來這裏的姪女兒過了門時，他們親家爹對親家爺，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。」說的大家全笑了。彼此歡飲。飯畢之後，大家歇息。

到了次日，金太守起身，智化隨任，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二人痛哭，不忍分別，好容易方纔勸止。智化又諄諄囑咐，好生看守藍驍，俟摺子到時卽行押解進京。北俠又提撥智化，一路小心。大家珍重，執手分別。上任的上任，回莊的回莊，俱各不表。

要知後文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百回

探形踪王府遣刺客——趕道路酒樓問書童

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，要奔襄陽。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，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，走了半天就住了。次日也是如此。到了第二日，猛然省悟道：『不好！若要如此，豈不又像上臥虎溝一樣麼？儻然再要悞事，那就不成事了。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。』自己勸了自己一番。因心裏惦着走路，偏偏的起得早了，不辨路徑，只願往前進發。及至天亮，遇見行人問時，誰知把路走錯了。理應往東，却岔到東北，有五六十里之遙。幸喜此人老成，的的確確告訴他，由何處到何鎮，再由



何鎮到何堡，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。艾虎聽了，躬身道謝，執手告別。自己暗道：『這是怎麼說！起了個五更，趕了個晚集。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。仔細想來，全是前兩日貪酒之過。若不是那兩天醉了，何至有今日之忙，何至有如此之錯呢？可見酒之悞事不小。』自己悔恨無及。

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，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；所以直到襄陽全未遇見。這日好容易到了襄陽，各處店寓詢問，俱各不知。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，惟恐怕招人的疑忌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。小俠尋找多時，心內煩躁，只得找個店寓住了。

次日便在各處訪查，酒也不敢多吃了。到處聽人傳說，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，是包丞相的門生，爲人精明，辦事鯁直。儻若來時，大家可要把冤枉伸訴伸訴。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，他却聽不真切。他便暗暗生智，坐在那裏，彷彿磕睡，前仰後合，却是閉目合睛，側耳細聽，漸漸的聽在耳內。原來是講究如何是立盟



書，如何是蓋冲霄樓，如何設銅網陣。一連探訪了三日，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，心內早得了些主意。

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，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，或在對過酒樓瞭望。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，却眼巴巴的瞧着對過，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，也不介意。忽然來了二人，乘着馬，到了府前下馬，將馬拴在樁上，進府去了。有頓飯的工夫，二人出來，各解偏纏，一人扳鞍上馬，一人剛纔認證。只見跑出一人一點手，那人趕到跟前，附耳說了幾句，形色甚是倉皇。小俠見了，心中有些疑惑，連忙會鈔下樓，暗暗跟定二人，來至雙岔路口。只聽一人道：『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。請了。』各自加上一鞭，往東西而去。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，執手告別。早被艾虎一眼看出，暗道：『敢則是他兩個呀！』

你道此二人是誰？原來俱是招賢館的舊相知。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方貂。



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，他便脫逃，也不敢回招賢館，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。那一個是機謀百出的小諸葛沈仲元。只因捉拏馬強之時，他却妝病不肯出頭。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，不由的暗笑，這些沒天良之人，甚麼事都幹的出來。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。自己轉想：『趙爵久懷異心，將來國法必不赦宥，就是這些烏合之衆也不能成其大事。我何不將計就計，也上襄陽投在奸王那裏，看個動靜。儻有事關重大的，我在其中調停，暗暗給他破格；一來與朝廷出力報效，二來爲百姓剪惡除奸，豈不大妙。』

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。若是沈仲元尤難，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，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，逢迎獻媚，屈己從人。何以見他的俠義呢？殊不知他仗着自己聰明，智略過人。他把事體看透，猶如掌上觀文，彷彿逢場作戲。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，這纔是真正俠義。卽如南俠北俠雙俠，甚至小俠，處處濟困扶危，誰不知是行俠尙義呢，這是明露的俠義，却倒容易。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。他却在暗



中調停，毫不露一點聲色，隨機應變，譎詐多端。到了歸期，恰在俠義之中，豈不是個極難事呢？他的這一番慧心靈機，真不愧小諸葛三字。

他這一次隨了方貂同來，却有一件重大之事。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，將輜重分散僂儷。其中就有無賴之徒，惡心不改，急急趕赴襄陽，稟報奸王。奸王聽了，暗暗想道：『事尙未舉，先折了一隻膀臂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』便來至集賢堂與大眾商議，道：『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，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，說他歸附。如不依從，卽行殺害。免得來至襄陽，又要費手。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。事到如今，列位可有甚麼主意？』其中却有明公，說道：『縱然害了金輝，也不濟事。現今聖上欽派顏查散巡按襄陽，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。這些人皆有虎視眈眈之意。若欲加害，索性全然害了，方爲穩便。如今却有一計害二賢的妙策。』奸王聽了滿心歡喜，問道：『何爲一計害二賢？請道其詳。』這明公道：『金輝必由長沙經過。長



沙關外十里堡，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。只要派個有本領的去到那裏，夤夜之間，將金輝刺死。儻若成功，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。金輝原是在他那裏住宿，既被人刺死了，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？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，却辦一套文書，迎着顏巡按呈遞。他做襄陽巡按，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，他如何不管呢？既要管，又無處緝拿行刺之人。事要因循起來，聖上必要見怪，說他辦理不善。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，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。』奸王聽畢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『妙極！妙極！就派方貂前往。』

傍邊早驚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，見這明公說的得意揚揚，全不管行得行不得，不由的心中暗笑。惟恐萬一事成，豈不害一忠良。莫若我亦走走。因此上前說道：『啓上千歲。此事重大，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，待微臣幫他同去如何？』奸王更加歡喜。方貂道：『爲日有限，必須乘馬，方不悞事。』奸王道：『你等去到孤家御廄中，自己揀選馬匹去。』二人領命，就到御廄選了好馬，備辦停當。又到



府內，見奸王稟辭。奸王囑咐了許多言語，二人告別出來。剛要上馬，奸王又派親隨之人出來，吩咐道：『此去成功不成功，務要早早回來。』二人答應，騎上馬，各要到下處收拾行李，所以來至雙岔口，言明會齊兒的所在。這纔分東西，各回下處去了。

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，看了個真切，急急回到店中，算還了房錢，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。一路上酒也不喝，恨不得一步邁到長沙。心內想着：『他們是馬，我是步行，如何趕的過馬去呢？』又轉想道：『他二人分東西而走，必然要帶行李，再無有不圖安逸的。圖安逸的必是夜宿曉行。我不管他，我給他個晝夜兼行，難道還趕不上他麼？』真是「有志者事竟成」，却是艾虎預先到了。歇息了一夜，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。出了旅店，在街市閒遊，果然見個鎮店之所，熱鬧非常。自己散步，見路東有接官廳，懸花結彩。仔細打聽，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



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。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，從此經過，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  
樣整齊。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幾時方能到此，敢則是後日纔到公館。艾虎聽在心裏，  
猛然省悟道：『是了。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什麼懸虛，後日我倒要早早的應  
候他。』

正在揣度之間，忽聽耳畔有人叫道：『二爺那裏去？』艾虎回頭一看，瞧着認  
得，一時想不起來，連忙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那人道：『怎麼二爺連小人也認不  
得了呢？小人就是錦箋。二爺與我家爺結拜，二爺還賞了小人兩錠銀子。』艾虎  
道：『不錯，不錯。是我一時忘記了。你今到此何事？』錦箋道：『哎！說起來話  
長。二爺無事，請二爺到酒樓，小人再慢慢細稟。』艾虎卽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  
樓，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。錦箋還不肯坐。艾虎道：『酒樓之上何須論禮，你只管  
坐了，纔好講話。』錦箋告坐，便在橫頭兒坐了。博士過來，要了酒菜。艾虎便問  
施公子。錦箋道：『好。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。』艾虎道：『你主僕不是上九



仙橋金老爺那裏，爲何又到這裏呢？」錦箋道：「正因如此，所以話長。」便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，說了一遍。『後來如何病在攸縣。若不虧二爺賞了兩個鏰子，我家相公如何養病呢？』艾虎說：「些須小事何必提他。——你且說，後來怎麼樣？」

錦箋初見面何以就提賞了小人兩錠銀子；只因艾虎給的銀兩恰恰與錦箋救了急兒，所以他深深感激，時刻在念。俗語說的好：「甯給饑人一口，不送富人一斗；」是再不錯的。

錦箋又將遇了官司，如何要尋自盡。（此處有脫悞）『却好遇見一位蔣爺，賞了兩錠銀子，方能奔到長沙。』艾虎聽至此，便問道：「姓蔣的是什麼模樣？」錦箋說了形狀。艾虎不勝大喜，暗道：「蔣叔父也有了下落了。」又聽錦箋說，邵老爺如何與我家爺完婚一節。艾虎不由的拍手笑道：「好！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。如今俺有了盟嫂了。」



錦箋道：『二爺不知，這其中又有了事了。』艾虎道：『還有甚麼事？』錦箋又將如何派了雄送信。（此處有脫悞）『昨因了雄回來，金老爺那裏寫了一封信來，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，乘舟玩月，悞墮水中。現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。』艾虎聽了詫異，道：『這假的又是那個呢？』錦箋又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。艾虎搖頭道：『你們這事做的不好了。難道邵老爺見了此書，就不問麼？』錦箋道：『焉有不問的呢。將我家爺叫了過去，將書信給他看了，額外還有一包東西。我家爺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，將這東西給他看了。這假主母纔哭了個哽氣倒噎。』艾虎道：『見了什麼東西，就這等哭？』錦箋道：『就是芙蓉帕金魚和玉釵。我家爺因見帕上有字，便問是誰人寫的。假主母方纔道，這前面是他寫的。』艾虎道：『他到底是誰？』錦箋笑道：『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，敢則就是佳蕙。』艾虎問道：『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？』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。艾虎說：『這就是了。後來怎麼樣呢？』錦箋道：『這佳蕙說：「前面字是妾寫的，這後



邊字不是老爺寫的麼？」一語話倒把我家爺提醒了。仔細一看，認出是小人筆跡。立刻將小人叫進去，三曹對案，這纔都說了，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，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概不知。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。便回明了邵老爺。邵老爺倒樂了，說小人與佳蕙兩小無猜，全是一片爲主之心，倒是有良心的。只可惜小姐薄命傾生。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痛念小姐，飲食俱廢。我家爺也是傷感。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，趁着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，他二人要對着江邊遙祭。」艾虎聽了，不勝悼歎。他那知道綠鴨灘給張公賀得義女之喜，那就是牡丹呢。

錦箋說畢，又問小俠意欲何往。艾虎不肯明言，托言往臥虎溝去。又轉口道：「俺既知你主僕在此，俺倒要見見盟嫂。你先去備辦祭禮，我在此等你，一路同往。」錦箋下樓，去不多時回來。艾虎會了錢鈔下樓，竟奔衙署。相離不遠，錦箋先跑去了，報知施生。施生歡喜非常，連忙來至衙外，將艾虎讓至東跨所之書房內。彼此歡叙，自不必說。



到了次日，打聽邵老爺走後，施生見了艾虎，告過罪，暫且失陪。艾虎已知爲  
遙祭之事，也不細問。施生同定佳蕙錦箋，坐轎的坐轎，騎馬的騎馬，來至江邊，  
設擺祭禮，這一番痛哭，不想却又生出巧事來了。

欲知端底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一回

兩個千金真假已辨——一雙刺客妍媸自分

且說施生同錦箋乘馬，佳蕙坐了一乘小轎，私自來到江邊，擺下祭禮，換了素服。施生與佳蕙拜奠，錦箋只得跟在相公後面行禮。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至甚，施生也是慘慘悽悽淚流不止，錦箋在旁懇懇切切百般勸慰。痛哭之後，復又拈香。候香燼的工夫，大家觀望江景。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，却是家眷行囊，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着一個丫鬢，裏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及笄的小姐，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。船臨江近，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。見施生背着手兒遠眺江



景，瞧佳蕙手持羅帕，仍然拭淚。小姐看了多時，搭訕着對相公說道：『兄弟，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。』小相公尙未答言。夫人道：『我兒悄言。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。他若是佳蕙，那廂必是施生了。』小姐方不言語，惟有秋水凝眸而已。

原來此船就是金太守的家眷，何氏夫人帶着牡丹小姐金章公子。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，仔細看來，正是施生與佳蕙。施生是自幼兒常見的，佳蕙更不消說了，心中已覺慘切之至。一來惟恐小姐傷心，現有施生，不大穩便；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；所以說了一句「世間面貌相同者多」。

船已過去，到了停泊之處。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裏伺候迎接。呂慶已從施公處回來，知是金公家眷到了，連忙伺候。僕婦丫鬢上前攙扶看，棄舟乘轎，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。不多時，金老爺亦到。丁雄呂慶上前請安，說：『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，請老爺乘用。』金公笑吟吟的道：『你家老爺在那裏呢？』丁雄道：『在公館恭候老爺。』金公忙接絲纜，呂慶墜鐙，上了坐騎。丁雄呂慶也上了馬。呂慶在前



引路，丁雄策着馬在金公旁邊。金公問他：『幾時到的長沙？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甚麼？』丁雄道：『小人回來時極其迅速，不多幾日就到了。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，小人不甚明白。俟老爺見了家老爺，再爲細述。』金公點了點頭。說話間，丁雄一伏身，叭喇喇馬已跑開。又走了不多會，只見邵太守同定闔署官員，俱在那裏等候。此時呂慶已然下馬，急忙過來伺候。金公下馬，二位太守彼此相見，歡喜不盡。同到公廳之上，衆官員又從新參見。金公一一應酬了幾句，卽請安歇去罷。衆官員散後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，然後擺上酒餚，方問及完婚一節。邵老爺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。金公方纔大悟，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。二人暢飲叙闊。酒飯畢後，金老爺請邵老爺回署。邵老爺又陪坐多時，方纔告別，坐轎回衙。

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，獨獨不見了艾虎，好生着急，忙問書童。書童說：『艾



爺並未言語，不知向何方去了。』施生心中懊悔，暗自揣度道：『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，他賭氣的走了。明日却又往何方找尋去呢？』無奈何，回身來至臥室，却又不見了佳蕙。不多時，丫鬢來回道：『奶奶叫回老爺知道。方纔接得金太守家眷，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，奶奶在那裏伺候小姐呢。俟諸事已畢，回來再爲細稟。』施生聽了，不覺詫異，却又暗暗歡喜。

忽聽邵老爺回衙，連忙迎接，相見畢。邵老爺也不進內，便來至東跨所之內安歇，施生陪坐。邵老爺道：『我今日面見金兄俱已說明。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，反倒後悔。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。明日必到衙署回拜於我，賢姪理應見見爲是。』施生喏喏連聲，又與邵公拜揖，深深謝了。敘話多時，方纔回轉臥室，却好佳蕙回來。施生便問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復生。佳蕙一一說了。又言：『夫人視如兒女，小姐情同姊妹。賤妾受如此大恩，實實不忍分離。今日回明老爺，明日賤妾就隨往任所。俟完婚之日，再爲伺候老爺。』說罷，磕下頭去。施生連忙攙



起，道：『理應如此。適纔邵老爺已然向我說明。明日金老爺還要叫我隨赴任上完婚。我想離別父母日久，我還要到家中探望探望，俟稟明父母，再赴任所，也不爲遲。』佳蕙道：『正是。』收拾行裝已畢，伏侍施生安寢不提。

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，請了智公子來談了許久。智化惟恐金公勞乏，便告退了。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，處處留神。每夜人靜，改換行妝，不定內外巡查幾次。此時天已二鼓，智爺扎抹停當，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。剛至卡子門旁，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。智爺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反將身形一矮，兩個腳尖兒沾地，「突」「突」「突」順着牆根，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。到了東耳房，將身一躬，腳尖兒墊勁兒，「嗖」便上了東耳房。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着許多，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，且往對面觀瞧。見廳上有一人爬伏，兩手把住椽頭，兩腳撐住瓦隴，倒垂勢往下觀瞧。智爺暗道：『此人來的有些蹊蹺，倒要看着。』忽見脊後又過來



一人，短小身材，極其伶便。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脚登的磚一抽，那人脚下一鬆，猛然一蹶。急將身形一長，從新將脚按了一按，復又爬伏。本人却不理會，這邊智化看的明白，見他將身一長，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。智爺暗暗放心，止於防着對面那人而已。轉眼之間，見爬伏那人從正房上翻轉下來，趕步進前，回手剛欲抽刀。誰知剩了皮鞘。暗說『不好！』轉身纔待要走。只見迎面一刀砍來，急將腦袋一歪，身體一側，「噗哧」左膀着刀。噯呀一聲，栽倒在地。艾虎高聲嚷道：『有刺客！』早又聽見有人接聲，說道：『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。』艾虎轉身竟奔倒座。却見倒座上的人，跳到西耳房，身形一幌，已然越過牆去。艾虎却不上房，就從這邊一伏身，躡上牆頭，隨即落下。脚底尙未站穩，覺的耳邊涼風一股。他却一轉身，將刀往上一迎。只聽咯噠一聲，刀對刀，火星亂迸。只聽對面人道：『好！真正伶便。改日再會。請了。』一個健步，脚不沾地，直奔樹林去了。

艾虎如何肯捨，隨後緊緊追來。到了樹林，左顧右盼，毫不見個人形。忽聽有



人問道：『來的可是艾虎兒麼？有我在。』艾虎驚喜道：『正是。可是師傅麼？賊人那裏去呢？』智爺道：『賊已被擒。』艾虎尚未答言。只聽賊人道：『智大哥，小弟若是賊；大哥，你呢？』智爺連忙追問，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，即行釋放。便問一問現在那裏。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。

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，轉身又見了沈仲元。沈仲元道：『此是何人？』智化道：『怎麼賢弟忘了麼？他就是館童艾虎。』沈爺道：『噯呀！敢則是令徒麼！怪道，怪道。所謂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」，好個伶俐身段。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躲閃，真正靈通之至。』智化道：『好是好，未免還有些鹵莽，欠些思慮。幸而樹林之內，是劣兄在此。儻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，小徒豈不吃了大虧呢？』說的沈爺也笑了。艾虎却暗暗佩服。

智爺又問道：『賢弟，你何必單單在襄陽王那裏作甚麼？』沈爺道：『有的，沒的，幾個好去處，都被衆位哥哥兄弟們佔了，就剩了個襄陽王。說不得小弟任勞



任怨罷了。再者，他那裏一舉一動，若無小弟在那裏，外面如何知道呢？」智化聽了，歎道：「似賢弟這番用心，又在我等之上上了。」沈爺道：「分甚麼上下。你我不能致君澤民，止於借俠義二字，了却終身而已，有甚講究！」智爺連連點頭稱「是」。又托沈爺，儻有事關重大，務祈幫助。沈爺滿口應承。彼此分手，小諸葛却回襄陽去了。

智化與艾虎一同來至公館。此時已將方貂捆縛。金公正在那裏盤問。方貂仗着血氣之勇，毫無畏懼，一一據實說來。金公誑了口供，將他帶下去，令人看守。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，將來歷說明。金公感激不盡。

等到了此日，回拜邵老爺，入了衙署，二位相見就坐。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。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，略問了一問，果然口供相符，即行文到首縣寄監，將養傷痕，嚴加防範，以備押解東京。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。金老爺請施俊來見。不多時，施生先到，拜見金公。金公甚覺赧顏，認過不已。施生也



就謙遜了幾句。

剛然說完，只見智爺同着小俠進來，叅見邵老爺。邵公以客禮相待。施生見了小俠，歡喜非常，道：『賢弟，你往那裏去來？叫劣兄好生着急。』大家便問：『你二位如何認得？』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述了一遍。然後小俠道：『小弟此來，非是要上臥虎溝，是爲捉拿刺客而來。』大家駭異，問道：『如何就知有刺客呢？』小俠說：『私探襄陽府，遇見二人說的話，因此急急趕來；惟恐預先說了，走漏風聲——再者又恐兄長耽心，故此不告辭而去。望祈兄長莫怪。』大家聽了，慢說金公感激，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。

飲酒之際，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。施生道：『只因小婿離家日久，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。俟稟明父母後，再赴任所。今日且叫佳蕙先隨到任，不知岳父大人以爲何如？』金公點點頭，也倒罷了。智化道：『公子回去，難道獨行麼？』施生道：『有錦箋跟隨。』智化道：『雖有錦箋，也不濟事。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事；



若稟明令尊令堂之後，趕赴襄陽，這幾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。』一句話提醒了金公，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，連連說道：『是吓！還是恩公想的周到。似此如之奈何？』智化道：『此事不難，就叫小徒保護前去，包管無事。』艾虎道：『弟子願往。』施生道：『又要勞動賢弟，愚兄甚是不安。』艾虎道：『這勞甚麼。』大家計議已定。還是女眷先行起身，然後金公告別。邵老爺諄諄要送，金老爺苦苦攔住，只得罷了。

此時錦箋已備了馬匹。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，也就回去了。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，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，交代明白，剛要轉後。只見邵老爺出來，又與他二人餞別，諄諄囑叫路上小心。施艾二人深深謝了，臨別叩拜。二人出了衙署，錦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，丁雄幫扶伺候。主僕三人乘馬，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。



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。後面雖有歸結，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，牡丹佳蕙一妻一妾三人和美非常。再要敘說那些沒要緊之事，未免耽悞正文。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，說緊要關節爲是。

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，金太守既然到任，顏巡按不消說了，固然是早到了。自顏查散到任，接了呈子無數，全是告襄陽王的：也有霸佔地畝的；也有搶奪妻女的；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搜羅入府，稚子排演優伶，弱女教習歌舞。黎民遭此慘害，不一而足。顏大人將衆人一一安置，叫他等俱各好好回去，不要聲張，也不用再遞催呈。『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，與爾等報仇雪恨。』衆百姓叩頭謝恩，俱各散去。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裏暗暗派人前來，假作呈詞告狀，探聽巡按言詞動靜。如今既有這樣的口氣，他等便回去，啓知了襄陽王。

不知奸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 俠 五 義 第 一 百 一 回



## 第一百二回

錦毛鼠初探冲霄樓

黑妖狐重到銅網陣

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，只氣得怪叫如雷，道：『孤乃當今皇叔，顏查散他是何等樣人，擅敢要捉拿孤家與百姓報仇雪恨！此話說的太大了，實實令人可氣！他仗的包黑子的門生，竟敢藐視孤家。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裏爲官，如何能殺成其大事？必須設計將他害了，一來出了這口惡氣，二來也好舉事。』因此轉想起：『俗言：「捉奸要雙，拿賊要贓。」必是孤家聲勢大了，朝廷有些知覺。孤家只要把盟書放好，嚴加防範，不落他人之手。無有對證，如何誣賴孤家呢？』想罷，便



吩咐集賢堂衆多豪傑光棍，每夜輪流看守冲霄樓。所有消息線索，俱各安放停當。額外又用弓箭手，長鎗手。儻有動靜，鳴鑼爲號。大家齊心努力，勿得稍爲懈弛。奸王這裏雖然防備，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。你道是誰？就是那爭強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。

自顏巡按接印到任以來，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，忙忙碌碌，毫無暇晷，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的。他却悄悄地裏訪查，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。到了夜間人靜之時，改扮行妝，出了衙署，直奔襄陽府而來。先將大概看了，然後越過牆去，處處留神。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，夜靜無聲。從房上越了幾處牆垣，早見那邊有一高樓，直冲霄漢。心中暗道：『怪道起名冲霄樓，果然巍聳。且自下去看看。』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輕輕問路，細細聽去却是實地，連忙飛身躍下。躡足潛踪，滑步而行。來至切近一立身，他却摸着木城板做的圍城，下有石基，上有堞口，堞口上



面全有鋒銳。中有三門緊閉，用手按了一按，裏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。只得又走了一面，依然三個門戶，也是雙扇緊閉。一連走了四面，皆是如此。自己暗道：『我已去了四面，大約那四面亦不過如此。他這八面每面三門，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。聞得奇門上有個「八門逢閣，三奇入目；」惜乎我不曉得今日是甚麼日干。看此光景必是「逢閣」之期，所以俱各緊緊關閉。我今日來的不巧了，莫若暫且回去。改日再來打探，看是如何？』想罷，剛要轉身。只聽那邊有一個小小更棚，有鑼聲，又是梆響，知是巡更的來了。他却留神一看，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，連忙隱至更棚的後面，側耳細聽。

不多時，只聽得鑼梆齊鳴，到了更棚，歇了。一人說道：『老王吓，你該當走了。讓我們也歇歇。』一人答道：『你們只管進來歇着罷。今日沒事。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，不是遇見了這麼一天麼。各處門全關着，怕甚麼呢？今兒又是如此。嚙門彷彿是個歇班日子，偷點懶兒很使得。』又一人道：『雖然如此，上頭傳行的



緊，鑼梆不響，工夫大了，頭兒又要問下來了，何苦呢？說不得王第八的你二位辛苦辛苦，回來我們再換你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你別頑笑，鬧巧話兒。他姓王行三，我姓李行八。你要稱姓，索性都稱姓；要叫排行，都叫排行。方纔你叫他老王，叫我老八，已然不受聽了。這時候叫起王第八來了。你怎麼想來着？你們倆湊起來，更不設一句呢。你的小名叫小兒，他的小名叫大頭。我也把你兩人指到一塊兒，叫你們兩人「小腦袋瓜兒」。咱們看誰便宜誰吃虧？」說罷，笑着，巡更去了。白玉堂趁着鑼梆聲音，暗暗離了更棚。躡房躍牆，回到署中。天已五鼓，悄悄進屋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便接了金輝的手本。顏大人卽刻相見。金輝就把赤石崖捉了盜首藍驍，現在臥虎溝看守；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，交到長沙府監禁。此二人係趙爵的硬証，必須解赴東京的話說了。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摺，寫了稟帖，派妥當差官先到長沙起了方貂，沿途州縣俱要派役護送；後到臥虎溝押了藍驍，不但官役護送，



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。丁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，所以約了北俠，俟諸事已畢，仍要同赴襄陽。後文再表。

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，他乃無事之人，同張立出府閒步。見西北有一去處，山勢巉巖，樹木蔥鬱，二人慢慢順步行去。詢之土人，此山名曰方山。及至臨近細細賞玩。山上有廟，朱垣碧瓦，宮殿巍巍。山下有潭，曲折迴環，清水漣漪。水曲之隈有座漢臯臺。石徑之畔又有解佩亭，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。這漢臯就是方山的別名，而且房屋樓閣不少；雖則傾倒，不過略爲修補，即可居住。似此妙境，却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。智化端詳了多時，暗暗想道：『好個藏風避氣的所在。聞得聖上爲襄陽之事，不肯彰明較著，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。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。儻是聚集人也不少，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？莫若回明金公，將此處修理修理，以備不虞。豈不大妙？』想罷，同張立回來，見了太守，回明此事。金公深以



爲然，又稟明按院，便動工修理。智化見金公辦事鯁直，晝夜勤勞，心中暗暗稱羨不已。

這日猛然想起奸王蓋造冲霄樓，設立銅網陣。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，未能探訪。如今我却閒在這裏，何不悄悄地前去走走。主意已定，便告訴了張立：『我找個相知，今夜惟恐不能回來。』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，出了衙署，直奔襄陽王府第而來。找了寓所安歇。

到了二鼓之時，出了寓所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來至木城之下。留神細看，見每面三門，有洞開的，有關閉的，有中間開兩邊關的，有兩邊開的中間閉的，又有兩門連開單閉一頭的，又有一頭單開的連閉兩門的，其中還有開着一扇的掩着一扇的：八面開閉，全然不同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。智化略定了定神，辨了方向，心中豁然明白，暗道：『是了。他這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卦象排成。我且由正門進去，看是如何樣？』及至來到門內，裏面又是木板牆，斜正不一，大小不



同。門更多了，曲折灣轉，左右往來。本欲投東，却是向西；及要往南，反倒朝北。而且門戶之內，真的假的，開的閉的，迥不相同。就是夾道之中，通的塞的，明的暗的，不一而足。智化暗道：『好利害法子！幸虧這裏無人隱藏。儻有埋伏，就是要跑，却從何處出去呢？』正在思索，忽聽拍的一聲，打在木板之上，「呱噠」又落在地下。彷彿有人擲磚瓦，却是在木板子那邊。這邊左右留神細看，又不見人。智化納悶，不敢停步，隨灣就灣。轉了多時，剛到一個門前。只見嗖的一下，連忙一存身。那邊木板之上，拍的一響，一物落地。智化連忙檢起一看，却是一塊石子，暗暗道：『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藝。難道他也來了麼？且進此門看看去。』一伏身進門往旁一閃，是隄防他的石子。抬頭看時，見一人東張西望，形色倉皇，連忙悄悄喚道：『五弟，五弟。劣兄智化在此。』只見那人往前一湊道：『小弟正是白玉堂。智兄幾時到來？』智化道：『劣兄來了許久。耐耐這些門戶關的人眼迷心亂，再也看不出方向來。賢弟何時到此？』白玉堂道：『小弟也來了許



久了。果然的門戶曲折，令人難測。你我從何處出去方好？」智化道：「劣兄進來時，心內明明白白。如今左旋右轉，鬧的糊裏糊塗，竟不知方向了。這便怎麼處？」

只聽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：「不用忙，有我呢。」智化與白玉堂轉身往門外一看。見一人迎面而來。智化細細畱神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原來是沈賢弟麼？」沈仲元道：「正是。二位既來至此——那位是誰？」智化道：「不是外人，乃五弟白玉堂。」彼此見了。沈仲元道：「索性隨小弟看個水落石出。」二人道：「好。」沈仲元在前引路，二人隨後跟來。又過了好些門戶，方到了冲霄樓。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牕玲瓏，週圍玉石柵欄，前面丹墀之上，一邊一個石象駝定寶瓶，別無他物。沈仲元道：「嗒們就在此打坐。此地可遠觀，不可近玩。」說罷，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，三人坐下。

沈爺道：「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。方纔聽得有物擊木板之聲，便知是兄弟們來



了；所以纔迎了出來。虧得是小弟，若是別位，難免聲張起來。』白玉堂道：『小弟因一時性急，故此飛了兩個石子，探探路徑。』沈爺道：『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，以後衆家兄弟千萬不要到此。這樓中消息線索利害非常。奸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，所以嚴加防範。每日派人看守樓梯，最爲要緊。』智化道：『這樓梯却在何處？』沈爺道：『就在樓底後面，猶如馬道一般。梯底下面有一鐵門，裏面僅可存身。如有人來，只用將索簧上妥，盡等拿人。這製造的底細，一言難盡。二位兄長回去，見了衆家弟兄，諄囑一番，千萬不要到此。儻若遇了圈套，惟恐性命難保。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。』白玉堂道：『他既設此機關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』沈仲元道：『如何就罷了呢？不過暫待時日。俟有機緣，小弟探准了訣竅，設法破了索簧。只要消息不動，那時就好處治了。』智化道：『全仗賢弟幫助。』沈仲元道：『小弟當得効勞，兄長只管放心。』

智化道：『我等從何處出去呢？』沈仲元道：『隨我來。』三人立起身來，下



了臺基。沈仲元道：『今日乃戊午日干。震爲長男，兌爲少陰。內卦入「兌爲澤」，左轉行去，便到了外邊「震爲雷」。若往右邊走錯，門戶皆閉，是再出不去的。他這製造的，外有八卦，內分六十四爻，所以有六十四門。這其中按着奇門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」的部位安置。一爻一個樣兒，周而復始，剝復往來，是再不能錯的。』說着話，已然過了無數的門戶，果然俱是從左轉。不多時，已看見外邊的木城。沈仲元道：『二位兄長出了此門，便無事了。以後千萬不要到此！恕小弟不送了。』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，暗暗離了襄陽王府。智化又向白玉堂諄囑了一番，方纔分手。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。智化悄悄地裏到了寓所。至次日方回太守衙門，見了張立，無非託言找個相知未遇。私探一節，毫不提起。

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陣，心中鬱鬱不樂，茶飯無心。這日顏大人請至書房，與公孫先生靜坐閒談，雨墨烹茶伺候。說到襄陽王，所有收的呈詞至今並未辦



理，奸王目下嚴加防範，無隙可乘。顏大人道：『辦理民詞，却是極易之事。只是如何使奸王到案呢？』公孫策道：『言雖如此，惟恐他暗裏使人探聽，又恐他別生枝葉攪擾。他那裏既然嚴加防範，我這裏時刻小心。』白玉堂道：『先生之言甚是。第一做官以印爲主。』便吩咐雨墨道：『大人印信要緊，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，不可忽略。』雨墨領命，纔待轉身。白玉堂喚住，道：『你往那裏去？』雨墨道：『小人護印去。』白玉堂笑道：『你別要性急，提起印來，你就護印去；方纔要不提起，你也就想不起印來了。何必忙在此時呢？——再者還有一說，隔牆須有耳，牆外豈無人，焉知此時奸王那裏不有人來窺探。你這一去，提撥他了。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盜取三寶之時，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，因此用了個拍手投石問路之計，多虧郎官包興把俺領了去，俺纔知三寶所在。你今若一去，豈不是「前車之鑒」麼？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。』雨墨連連稱『是』。白玉堂又將誑誘南俠入島，暗設線網，拿住展昭的往事，述了一番。彼此談笑至二鼓之半，白玉堂辭了顏大人，出了書



房，前後巡查。又吩咐更夫等，務要慇懃。回轉屋內去了。  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三回

巡按府氣走白玉堂

逆水泉搜求黃金印

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，總覺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。自己暗暗詫異道：『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？』只得將軟靠紮縛停當，跨上石袋，彷彿預備廝殺的一般。一夜之間，驚驚恐恐，未能好生安眠。到了次日，覺的精神倦怠，飲食懶殮，而且短嘆長吁，不時的磨拳擦掌。

及至到了晚間，自己却要早些就寢。誰知躺在牀上千思萬慮，一時攢在心頭，翻來復去，反倒焦急不甯。索性賭氣子起來，穿好衣服，跨上石袋，佩了利刃，來



至院中，前後巡邏。由西邊轉到東邊，猛聽得人聲嘈雜，嚷道：『不好了！西廂房失了火了！』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過來。抬頭時見火光一片，照見正堂之上，有一人站立。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，揚手打去，只聽撲哧一聲，倒而復立。白玉堂暗說『不好』！此時衆差役俱各看見，又嚷有賊，又要救火。白玉堂一眼看見雨墨在那裏指手畫腳，分派衆人，連忙趕向前來，道：『雨墨，你不護印，張羅這些做甚麼？』一句話提醒了雨墨，跑至大堂裏面一看，哎喲道：『不好了！印匣失去了！』白玉堂不暇細問，轉身出了衙署，一直追趕下去。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。白玉堂一壁趕，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擲去，却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。只聽咯噹一聲，却是木器聲音。那人往前一撲，可巧跑的脚步急，收煞不住，「撲咚」嘴吃屎爬在塵埃。白玉堂早已趕至跟前，照着腦後連脖子噙的一下，蹀了一脚。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，將手一揚，弓絃一響。白玉堂蹀脚伏身，眼光早已注定前面，那人回身揚手絃響，知有暗器，身體一蹲。那人也就湊近一步。好白玉堂，急中生智，故意的將左



手一握臉。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着傷，急奔前來。白玉堂覷定，將右手石子飛出。那人忙中有錯，忘了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。只聽「拍」，面上早已着了石子，哎喲了一聲，顧不得救他的夥計，負痛逃命去了。白玉堂也不追趕，就將爬伏那人按住，摸了摸脊背上却是印匣，滿心歡喜。隨即背後燈籠火把，來了多少差役；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追趕賊，故此隨後趕來幫助。見白五爺按住賊人。大家上前解下印匣，將賊人綁縛起來。只見這賊人滿臉血跡，鼻口皆腫，却是連栽帶蹶的。差役捧了印匣，押着賊人。白五爺跟隨在後，回到衙署。

此時西廂房火已撲滅，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，雨墨在旁亂抖。房上之人已然拿下，却是個吹氣的皮人兒。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。雨墨一眼看見，咯噔的他也不抖了。然後又見衆人推擁着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人，到了公堂之上。顏大人便問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人也不下跪，聲音洪亮，答道：「俺號鑽」



雲燕子，又叫坐地炮申虎。那個高大漢子，他叫神手大聖鄧車。」公孫策聽了，忙問道：「怎麼你們是兩個同來的麼？」申虎道：「何嘗不是。他偷的印匣却叫我背着的。」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。

說話間，白五爺已到，將追賊情形，如何將申虎打倒，又如何用石子把鄧車打跑的話說了。公孫策搖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印匣須要打開看看，方纔放心。」白五爺聽了，眉頭一皺，暗道：「念書人這等腐氣。共總有多大的工夫，難道他打開印匣，單把印拿了去麼？若真拿去，印匣也就輕了，如何還能殼沉重呢？就是細心，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。且叫他打開看了，我再奚落他一番。」即說道：「俺是粗莽人，沒有先生這樣細心，想的周到。倒要大家看看。」回頭吩咐雨墨將印匣打開。雨墨上前解開黃袱，揭起匣蓋，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，道：「不……不好咧！這……這是甚麼？」白玉堂見此光景，連忙近前一看，見黑漆漆一塊東西。伸手拿起，沉甸甸的却是一塊廢鐵。登時連急帶氣，不由的面目變色，暗暗叫着自己：



『白玉堂吓！白玉堂！你枉自聰明，如今也被人家暗算了。可見公孫策比你高了一籌。你豈不愧死？』顏查散惟恐白玉堂臉上下不來，急向前道：『事已如此，不必爲難。慢慢訪查，自有下落。』公孫策在旁，也將好言安慰。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。到了此時，一語不發，惟有愧憤而已。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，待我慢慢誘問申虎。顏大人會意，攜了白玉堂的手，轉後面去了。

公孫策又叫雨墨將印匣暫且包起。悄悄告訴他，第一白五爺要緊，你與大人好好看守，不可叫他離了左右。雨墨領命，也就上後面去了。

公孫策吩咐差役帶着申虎，到了自己屋內。却將申虎鬆了綁縛，換上了手鐐腳鐐，却叫他坐下，以朋友之禮相待。先論交情，後講大義，嗣後便替申虎抱屈，說：『可惜你這樣一個人，竟受了人的欺哄了。』申虎道：『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，如何是欺哄呢？』公孫先生笑道：『你真是誠實豪爽人，我不說明，你也不信。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，如何他盜印，你背印匣呢？果然真有印，也倒罷了。』



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，却叫你背着一塊廢鐵，遭了擒獲。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了麼？」申虎道：「怎麼印匣內不是印麼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何嘗是印呢。方纔公同開看，止於一塊廢鐵，印信早被鄧車拿了去了。所以你遭擒時，他連救也不救，他樂得一個人去請功呢。」幾句話說的申虎如夢方醒，登時咬牙切齒，恨起鄧車來。

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餚，陪着申虎飲酒，慢慢探問盜印的情由。申虎深恨鄧車，便吐實說道：「此事原是襄陽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，要害按院大人，非盜印不可。鄧車自逞其能就討了此差，却叫我陪了他來。我以為是大家之事，理應幫助。誰知他不懷好意，竟將我陷害。我等昨晚就來了，只因不知印信放在何處。後來聽見白五爺說叫雨墨防守印信，我等聽了甚是歡喜。不想白五爺又吩咐雨墨不必忙在一時，惟恐隔牆有耳。我等深服白五爺精細，就把雨墨認准了，我們就回去了。故此今晚纔來。可巧雨墨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。他在大堂的裏間，我們揣度印匣必在其中。鄧車就安設皮人，叫我在西廂房放火，為的是惑亂衆心。匆忙之際，



方好下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衆人只顧張羅救火，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，登時鼎沸起來。趁此時，鄧車到了裏間，提了印匣，越過牆垣。我隨後也出了衙署。尋覓了多時，方見鄧車，他就把印匣交付於我。想來就在這個工夫，他把印拿出去了，纔放上廢鐵。可恨他爲甚麼不告訴我呢？我若早知是塊廢鐵，久已的就擲了。背着他做甚麼？也不至於遭擒了。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了。實實令人可氣可恨！』

公孫策又問道：『他們將印盜去，意欲何爲？』申虎道：『我索性告訴先生罷。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：如若盜了印去，要丟在逆水泉內。』公孫策暗暗吃驚，急問道：『這逆水泉在那裏？』申虎道：『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，單有一泉，水勢逆流，深不可測。若把印丟下去，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。』公孫策探問明白，飲酒已畢，叫人看守申虎。自己卽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，一五一十將申虎的話說了。顏大人聽了，雖則驚疑，却也無可如何。

公孫策左右一看，不見了白玉堂，便問：『五弟那裏去了？』顏大人道：『剛



纔出去。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。』公孫策道：『噫！不該叫他一人出去。』急喚雨墨：『你到白五爺屋中，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，請他快來。』雨墨去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『小人問白五爺伴當，說五爺換了衣服，就出去了。說上書房來了。』公孫策搖頭道：『不好了！白五弟走了。他這一去，除非有了印方肯回來；若是無印，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。』顏大人着急，道：『適纔很該叫雨墨跟了他去。』公孫策道：『他決意要去，就是派雨墨跟了去，他也要把他支開。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下落，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。再設法將印找回。不想他竟走了。此時徒急無益，只好暗暗訪查，慢慢等他便了。』

自此日爲始，顏大人行坐不安，茶飯無心。白日盼到昏黑，昏黑盼到天亮，一連就是五天，毫無影響。急的顏大人嘆氣陪聲，語言顛倒。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，又要料理官務。



這日，只見外班進來稟道：『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。現有手本呈上。』公孫先生接過一看，滿心歡喜。原來是南俠同定盧方四弟兄來了。連忙回了顏大人，立刻請至書房相見。外班轉身出去。公孫策迎了出來，彼此各道寒暄。獨蔣平不見玉堂迎接，心中暗暗展轉。及至來到書房，顏大人也出公座見禮。展爺道：『卑職等一來奉旨，二來相諭，特來在大人衙門供職。』要行屬員之禮。顏大人那裏肯受，道：『五位乃是欽命，而且是敝老師衙署人員，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。』吩咐：『看坐。只行常禮罷了。』五人謝了坐。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，面帶赧顏。

盧方先問：『五弟那裏去了？』顏大人聽此一問，不但垂頭不語，更覺滿面通紅。公孫策在旁答道：『提起話長。』就將五日前鄧車盜印情由述了一遍。『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，至今總未回來。』盧方等不覺大驚失色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五弟這一去別有些不妥罷？』蔣平忙攔道：『有甚麼不妥的呢。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，臉上有些下不來，暫且躲避幾時。俟有了印，也就回來了。大哥不要多慮。請問先



生，這印信可有些下落？」公孫策道：「雖有些下落，只是難以求取。」蔣平道：「端的如何？」公孫又將申虎說出逆水泉的情節說了。蔣平說道：「既有下落，咱們先取印要緊。堂堂按院，如何沒得印信？但只一件，襄陽王那裏既來盜印，他必仍然暗裏使人探聽，又恐他別生事端，須要嚴加防備方妥。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逆泉水取印，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。白晝間還好，獨有夜間更要留神。」計議已定，即刻排宴飲酒，無非講論這節事體。大家喝的也不暢快。囫圇吃畢飯後，大家要歇。展爺單住了一間，盧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，帶着伴當居住。

展爺晚間無事，來到公孫先生屋內閒談。忽見蔣爺進來，彼此就坐。蔣爺悄悄道：「據小弟想來，五弟這一去，凶多吉少。弟因大哥忠厚，心路兒窄，三哥又是莽鹵性子兒太急；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。明日弟等取印去後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爲解釋。到了夜間，展兄務要留神。我三哥是靠不得的。再者五弟吉凶，千萬不要對三哥說明。五弟儻若回來，就求公孫先生與展兄將他絆住，斷不可再叫他走。」



了。如若仍不回來，只好等我們從逆水泉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」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連點頭應允。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盧方等別了衆人，蔣爺帶了水靠，一直竟奔洞庭而來。到了金山廟，蔣爺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，瞅着害怕着急，便對盧方道：『大哥，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。小弟就在此改妝。大哥在此專等，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。』說着話，將大衣服脫下，摺了摺，包在包裹之內，即把水靠穿妥，同定韓彰，前往逆水泉而去。

這裏盧爺提了包裹，進廟瞻仰了一番。原來是五顯財神廟。將包裹放在供桌上，轉身出來，坐在門檻之上，觀看山景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一百三回



## 第一百四回

救村婦劉立保洩機——遇豪傑陳起望探信

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。忽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張，見了盧方，說道：『救人吓！救人吓！』說着話，邁步跑進廟去了。盧方纔待要問。又見後面有一人穿着軍卒服色，口內胡言亂道，追趕前來。盧方聽了，不由的氣往上撞，迎面將掌一幌，脚下一踢，那軍卒栽倒在地。盧方趕步，脚踏胸膛，喝道：『你這廝擅自追趕良家婦女，意欲何爲？講！』說罷，揚拳要打。那軍卒道：『你老爺不必動怒，小人實說。小人名叫劉立保，在飛叉太保鍾大王爺寨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。只因前



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了一個鑊子，裏面裝定一位英雄的骨殖，說此人姓白名叫玉堂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盜去，因此交給我們大王。我們大王說，這位姓白的是個義士好朋友，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峯嶺下。今日又派我帶領一十六個僕僮抬了祭禮前來，與姓白的上墳。小人因出恭，落在後面，恰好遇見這個婦人。小人以爲幽山荒僻，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，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兒，並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。就是這麼一件事情，你老聽明白了？』劉立保一壁說話，一壁偷眼懸慮方。見慮方愣愣忡忡，不言不語，彷彿出神，忘其所以，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見。劉立保暗道：『這位別有甚麼症候罷？我不趁此時逃走，還等甚麼？』輕輕從慮方的脚下滾出，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僕僮去了。

到了那裏，見衆人將祭禮擺妥，單等劉立保。劉立保也不說長，也不道短，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。衆人同聲道：『一來奉上命差遣，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子。來，來，來，大家行個禮兒，也是應當的。』衆人跪倒，剛磕下頭去。只聽劉



立保哇的一聲，放聲大哭。衆人覺的詫異，道：『行禮使得。哭他何益？』劉立保不但哭，嘴裏還數數落落的道：『白五爺吓！我的白五爺！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，差一點兒沒叫人把我毀了。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默佑保護，小人方纔得脫。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，大約我這劉立保保不住，叫人家奏了活了。哎呀！我那有靈有聖的白五爺呀！』衆人聽了不覺要笑，只得上前相勸。好容易方纔住聲。衆人原打算祭奠完了，大家團團圍住，一吃一喝。不想劉立保餘慟尙在。衆人見頭兒如此，只得仍將祭禮裝在食盒裏面，大家抬起。也有抱怨的，辛苦了這半天連個祭餘也沒嚐着；也有納悶的，劉立保今兒受了誰的氣來到這裏借此發洩呢？俱各猜不出是甚麼緣故。

劉立保眼尖見那邊來了幾個獵戶，各持兵刃，知道不好，他便從小路兒溜之乎也。這裏僂儻抬着食盒，冷不防劈叉拍叉一陣亂響，將食盒傢伙砸了個稀爛。其中有兩個獵戶，一個使棍，一個托叉，問道：『劉立保那裏去了？』衆僂儻中有認的



二人的，便說道：『陸大爺，魯二爺，這是怎麼說？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，爲何將傢伙俱各打碎？我們如何回去交差呢？』只聽使棍的道：『你等休來問俺。俺只問你，劉立保在那裏？』僕儂道：『他早已從小路逃走，大爺找他則甚？』使棍的冷笑道：『好吓！他竟逃走了，便宜這廝。你等回去上覆你家大王。問他這洞庭之內，可有無故劫掠良家婦女的規矩麼？而且他敢邀截俺的妻小，是何道理？』衆僕儂聽了，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。大約方纔慟哭，想來是已然受了委屈了。便向前央告道：『大爺二爺不要動怒，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，將他重處，實實不干小人們之事。』使叉的還要掄叉動手，使棍的攔住道：『賢弟休要傷害他等。且看鍾大王素日情面。』又對衆僕儂道：『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，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。你等回去，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，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廝鬧。且饒恕爾等去罷。』衆僕儂抱頭鼠竄而去。



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，使棍的姓陸名彬，使叉的姓魯名英。方纔那婦人便是陸彬之妻，魯英之姊，一身好武藝，時常進山搜羅禽獸。因在山上就看見一羣僕僮上山，他便急急藏躲，惟恐叫人看見，不甚雅相。俟衆僕僮過去，他纔慢慢下山，意欲歸家，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。魯氏故意的驚慌，將他誘下，原要用袖箭打他，以戒下次。不想來至五顯廟前，一眼看見盧方，倒不好意思，只得嚷道：『救人吓！救人吓！』盧大爺方把劉立保踢倒。這婦人也就回家告訴陸魯二人。所以二人提了利刃，帶了四個獵戶前來，要拿劉立保出氣。誰知他早已脫逃。只得找尋那紫面大漢。先到廟中尋了一遍，見供桌上有個包裹，却不見人。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。只聽那邊獵戶道：『在這裏呢。』陸魯二人急急趕至樹後，見盧方一張紫面，滿部鬚髯，身材凜凜，氣概昂昂，不由的暗暗羨慕。連忙上前致謝道：『多蒙恩公救拔，我等感激不盡，請問尊姓大名。』

誰知盧方自從聽了劉立保之言，一時慟澈心髓，迷了本性，信步出廟，來至樹



林之內，全然不覺。如今聽陸魯二人之言，猛然還過一口氣來，方纔清醒，不肯說出名姓，含糊答道：『些須小事，何足挂齒。請了。』陸魯二人見盧方不肯說出名姓，也不便再問。欲邀到莊上酬謝。盧方答道：『因有同人在山下相等，礙難久停。改日再爲拜訪。』說罷，將手一拱，轉身竟奔逆水泉而來。

此時已有昏暮之際。正走之間，只見前面一片火光，旁有一人往下注視。及至切近，却是韓彰。便悄悄問道：『二弟，怎麼樣了？』韓彰道：『四弟已然下去二次，言下面極深極冷，寒氣澈骨，不能多延時刻；所以用乾柴烘着，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，二來借火光水中以作眼目。大哥脚下立穩着，再往下看。』盧方登住頑石，往泉下一看。但見碧澄澄迴環來往，浪滾滾上下翻騰，那一股冷颼颼寒氣侵人的肌骨。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寒噤，道：『了不得！了不得！這樣寒泉逆水，四弟如何受得？尋不着印信，性命却是要緊。怎麼好！怎麼好！四弟吓，四弟。摸的



着，摸不着，快些上來罷！你若再不上來，劣兄先就禁不起了。」嘴裏說着，身體已然打起戰來，連牙齒咯咯咯抖的山響。韓彰見盧方這番光景，惟恐有失，連忙過來攙住，道：「大哥且在那邊向火去。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。」盧方那裏肯動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往水裏緊懸。半晌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，見蔣平剛然一冒，被逆水一滾，打將下去。轉來轉去，一連幾次，好不容易扒住沿石，將身體一長，出了水面。韓彰伸手接住，將身往後一仰，用力一提，這纔把蔣平拉將上來，攙到火堆烘烤暖寒。遲了一會，蔣平方說出話來，道：「好利害！好利害！若非火光，險些兒心頭迷亂了。小弟被水滾的已然力盡筋疲了。」盧方道：「四弟吓，印信雖然要緊，再不要下去了。」蔣平道：「小弟也不下去了。」回手在水靠內掏出印來，道：「有了此物，我還下去做甚麼？」

忽聽那邊有人答道：「三位功已成了，可喜可賀。」盧方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陸魯兄弟，連忙執手，道：「二位爲何去而復返？」陸彬道：「我等因恩



公竟奔逆水泉而來，甚不放心，故此悄悄跟隨。誰知三位特爲此事到此。果然這位本領高強。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。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。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。蔣平此時却將水靠脫下，問道：『大哥，小弟很冷，我的衣服呢？』盧方道：『噫！放在五顯廟內了。這便怎處？賢弟且穿愚兄的。』說罷，就要脫下。蔣平攔道：『大哥不要脫。你老的衣服，小弟如何穿的起來。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。』只見魯英早已脫下衣服來，道：『四爺且穿上這件罷。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回莊去了。』陸彬道：『再者天色已晚，請三位同到敝莊略爲歇息，明早再行如何呢？』盧方等只得從命。

蔣平問道：『貴莊在那裏？』陸彬道：『離此不過二里之遙，名叫陳起望，便是舍下。』說罷，五人離了逆水泉，一直來到陳起望。相離不遠，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。火光之下看去，好一座莊院，甚是曠闊齊整，而且莊丁人烟不少。進了莊門，來在待客廳上，極其宏廠煊赫。陸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，與蔣平換了



衣服。轉眼間已擺上酒餚，大家叙坐。方纔細問姓名，彼此一一說了。陸魯二人本久已聞名，不能親近，如今見了，曷勝敬仰。陸彬道：『此事我弟兄早已知道。只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，此人姓雷，他把盜印之事述說一番，弟等不勝驚駭。本要攔阻，不想他已將印信摺在逆水泉內纔到敝莊。我等將他埋怨不已，陳說利害，他也覺的後悔。惜乎事已做成，不能更改。自他去後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。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，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！』蔣爺道：『豈敢，豈敢。請問這姓雷的，不是單名一個英字，在府衙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，可是麼？』陸彬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四兄如何認得？』蔣平道：『小弟也是聞名，却未會面。』

盧方道：『請問陸兄，這裏可有個九截松五峯嶺麼？』陸彬道：『有。就在正南之上。盧兄何故問他？』盧方聽見，不由的落下淚來，就將劉立保說的言語叙明。說罷，痛哭。韓蔣二人聽了，驚疑不止。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，連忙遮掩



道：『此事恐是訛傳，未必是真。若果有此事，按院那裏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？據小弟看來，其中有詐。俟明日回去，小弟細細探訪就明白了。』陸魯二人見蔣爺如此說，也就勸盧方道：『大哥不要傷心。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，焉知不是訛傳呢？俟〔四〕兄打聽明白，自然有個水落石出。』盧方聽了也就無可如何。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，也不便痛哭流涕的，只得止住淚痕。

蔣平就將此事岔開。問陸魯如何生理。陸彬道：『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爲生。我這鄉鄰有捕魚的，有打獵的，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。』三人聽了，知他二人是丁家弟兄一流人物，甚是稱羨。酒飯已畢，大家歇息。三人心內有事，如何睡着。到了五鼓，便起身別了陸魯弟兄，離了陳起望。那敢耽延，急急趕到按院衙門，見了顏大人，將印呈上。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，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；更有個兩墨暗暗念佛，慇懃懃，盡心服侍。

盧方便問：『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麼？』公孫策道：『仍是毫無影響。』盧方



連聲歎氣，道：『如此看來，五弟死矣！』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。顏大人  
尚未聽完，先就哭了。蔣平道：『不必猶疑。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，看是如  
何。』

要知白玉堂的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一百四回



## 第一百五回

三探冲霄玉堂遭害——一封印信趙爵擔驚

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，急急奔到八寶莊找着了雷震。恰好雷英在家。聽說蔣爺到了，子父一同出迎。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。雷震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，寒暄敘罷。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。雷英歎道：『說來實在可慘可傷。』便一長一短說出。蔣爺聽了，哭了個哽氣倒噎，連雷震也爲之掉淚。

這段情節不好說，不忍說，又不能不說。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？自那日改了行



妝，私離衙署，找了個小廟存身，却是個小天齊廟。自己暗暗思索道：『白玉堂英名一世，歸結却遭了別人的暗算，豈不可氣可恥。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，難道奸王的盟書我就不敢盜麼？前次沈仲元雖說銅網陣的利害，他也不過說個大概，並不知其中的底細，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。如何能設處處有線索，步步有消息呢？但有存身站腳之處，我白玉堂仗着一身武藝，也可以支持得來。儻能盟書到手，那時一本奏上當今，將奸王叅倒，還愁印信沒有麼？』越思越想，甚是得意。

到了夜間二鼓之時，便到了木城之下。來過兩次，門戶已然看慣，毫不介意。端詳了端詳，就由坎門而入。轉了幾個門戶，心中不耐煩，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縑來。凡有不通閉塞之處，也不尋門，也不找戶，將如意縑拋上去，用手理定絨繩，便過去。一連幾處，皆是如此，更覺爽快無阻。心中暢快，暗道：『他雖然設了疑陣，其奈我白玉堂何？』越過多少板牆，便看見冲霄樓。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，自己犯想道：『前次沈仲元說過，樓梯在正北。我且到樓梯看看。』順着臺



基，繞到樓梯一看，果與馬道相似。纔待要上，只見有人說道：『甚麼人？病太歲張華在此。』嗖的一刀砍來。白玉堂也不招架，將身一閃，刀却砍空。張華往前一撲，白玉堂就勢一脚。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，刀已落地。白玉堂趕上一步，將刀一拿，覺着甚是沉重壓手，暗道：『這小子好大力氣。不然，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？』

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，他却另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，分量極大。他只顧圖了結實，却忘了自己使他不動。自從打了此刀之後，從未對壘廝殺，不知兵刃累手。今日猛見有人上梯，出其不意，他儘力的砍來。却好白爺靈便，一閃身，他的刀砍空。力猛刀沉，是刀把他累的，往前一撲。再加上白爺一脚，他焉有不撒手擲刀，栽下去的理呢？

且說白爺提着笨刀，隨後趕下，照着張華的哽嚔，將刀不過往下一按。真是兵



刃沉重的好處，不用費力，只聽撲哧的一聲，刀會自己把張華殺了。白玉堂暗道：『兵刃沉了也有趣兒，殺人真能省勁兒。』

誰知馬道之下，鐵門那裏，還有一人，却是小瘟瘟徐敞。見張華喪命，他將身一閃，進了鐵門，暗暗將索簧上妥，專等拿人的。白玉堂那裏知道，見樓梯無人攔攔，攜着笨刀，就到了冲霄樓上。從欄杆往上觀瞧，其高非常。又見樓却無門，依然八面牕櫺，左尋右找，無門可入。一時性起，將笨刀順着牕縫，往上一撬一撬。不多的工夫，牕戶已然離槽。白爺滿心歡喜，將左手把住牕櫺，右手再一用力，牕戶已然落下一扇，順手輕輕的一放。樓內已然看見，却甚明亮，不知光從何生。回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，往樓內一擲。側耳一聽，咕嚕嚕石子滾到那邊不響了，一派木板之聲。白玉堂聽了放心，將身一蹤，上了牕戶臺兒，却將笨刀往下一探，果真是實在的木板。輕輕躍下，來至樓內，脚尖滑步，却甚平穩。往亮處奔來一看，又是八面小小牕櫺，裏面更覺光亮，暗道：『大約其中必有埋伏。我既來到此處，焉



有不看之理。』又用笨刀將小牕略略的一擣，誰知小牕隨手放開。白玉堂舉目留神。原來是從下面一縷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毬，此光直射至中樑之上，見有絨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匣。暗道：『原來盟書在此。』這句話尙未出口，覺得腳下一動。纔待轉步，不由將笨刀一扔，只聽咕嚕一聲，滾板一翻。白爺說聲：『不好！』身體往下一沉，覺得痛徹心髓。登時從頭上至腳下，無處不是利刃，周身已無完膚。

只見一陣鑼聲亂響，人聲嘈雜，道：『銅網陣有了人了。』其中有一人高聲道：『放箭！』耳內如聞飛蝗驟雨，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般，早已動不的了。這人又吩咐：『住箭！』弓箭手下去，長鎗手上來。打來火把照看。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，慢說面目，連四肢俱各不分了。小瘟瘟徐敞滿心得意，吩咐：『拔箭。』血肉狼籍，難以注目。將箭拔完之後，徐敞仰面觀視。不防有人把滑車一拉，銅網往上一起，那把笨刀就落將下來，不歪不斜，正砍在徐敞的頭上，把個腦袋平分兩半，一張嘴往兩下裏一咧，一邊是「哎」，一邊是「呀」，連乖乖也給了他了。身體往



後一倒，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

衆人見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來到集賢堂。此時奸王已知銅網有人，大家正在議論。只見來人稟道：「銅網不知打住何人。從網內落下一把笨刀來，將徐敞砍死。」奸王道：「雖然銅網打住一人，不想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。又不知此人是誰？孤家倒要看看去。」衆人來至銅網之下，吩咐將死屍骸抖下來，已然是塊血餅，如何認得出來。旁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，道：「這是甚麼物件？」伸手拿起，裏面尙有石子。這石袋未傷，是笨刀擋住之故。沈仲元駭目驚心，暗道：「五弟吓！五弟！你爲何不聽我的言語，竟自遭此慘毒？好不傷感人也！」只聽鄧車道：「千歲爺萬千之喜。此人非別個，他乃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玉堂，除他並無第二個用石子的，這正是顏查散的幫手。」奸王聽了，心中歡喜。因此用罈子盛了尸首，次日送到軍山交給鍾雄掩埋看守。



前次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。如今蔣爺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，不由的痛哭。雷震在旁拭淚，勸慰多時。蔣爺止住傷心，又問道：『賢弟，現今奸王那裏作何計較？務求明以告我，幸勿吝教。』雷英道：『奸王雖然謀爲不軌，每日以歌童舞女爲事，也是個聲色貨利之徒。他此時刻刻不忘的，惟有按院大人，總要設法將大人陷害了，方合心意。恩公回去稟明大人，務要晝夜留神方好。再者，恩公如有用着小可之時，小可當效犬馬之勞，決不食言。』蔣爺聽了，深深致謝。辭了雷英父子，往按院衙門而來。暗暗忖道：『我這回去，見了我大哥，必須如此如此，索性叫他老死心塌地的痛哭一場，省得懸想出病來，反爲不美。就是這個主意。』不多時，到了衙中。剛到大堂，見雨墨從那邊出來，便忙問道：『大人在那裏？』雨墨道：『大人同衆位俱在書房，正盼望四爺呢。』蔣爺點頭，轉過二堂，便看見了書房。他就先自放聲大哭，道：『噯呀！不好了！五弟叫人害了！死的好不慘苦吓！』一壁嚷着，一壁進了書房。見了盧方，伸手拉住，道：『大哥，五弟



真個死了也。』盧方聞聽，登時昏暈過去。韓彰徐慶連忙扶住，哭着呼喚。展爺在旁，又是傷心，又是勸慰。不料顏查散那裏瞪着雙睛，口中叫了一聲『賢弟呀！』將眼一翻，往後便仰。多虧公孫先生扶住。却好雨墨趕到，急急上前，也是亂叫。此時書房就如孝棚一般，哭的叫的，忙在一處。好不容易，盧大爺哭了出來，蔣四爺等放心。展爺又過來照看顏大人，幸喜也還過氣來。這一陣悲啼，不堪入耳。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，到了此時，反要百般的解勸。

盧大爺痛定之後，方問蔣平道：『五弟如何死的？』蔣平道：『說起這五弟來，實在可憐。這也是他素日陰毒刻苦，所以遭此慘亡。』便將悞落銅網陣遭害的原由說了。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，分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。後來索性要不活着了，要跟了老五去。急的個實心的盧方，倒把他勸解了多時。徐慶粗豪直爽人，如何禁的住揉磨，連說帶嚷，道：『四弟，你好胡鬧！人死不能復生，也是五弟命短的。只是哭他，也是無益。與其哭他，何不與他報仇呢？』衆人道：『還是三弟想的



開。』此時顏大人已被雨墨搗進後面歇息去了。

忽見外班拿進一角文書，是襄陽王那裏來的官務。公孫先生接來，拆開看畢，道：『你叫差官略等一等，我這裏卽有回文答覆。』外班回身出去傳說。公孫策對衆人道：『他這文書不是爲官務而來。』衆人道：『不爲官事，却是爲何？』公孫策道：『他因這些日不見嚙們衙門有甚麼動靜。故此行了文書來，我這裏必須答覆。他明是移文，暗裏却打聽印信消息而來。』展爺道：『這有何妨。如今有了印信，還愁甚麼答覆麼？』蔣平道：『雖則如此。他若看見有了印信，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。』公孫策點頭，道：『四弟慮的是極。如今且自答了回文，我這裏嚴加防備就是了。』說罷按着原文答覆明白，叫雨墨請出印來用上，外面又打了封口，交付外班，卽交原差領回。

官務完畢之後，大家擺上酒飯，仍是盧方首座，也不謙遜，大家團團圍坐。只



見盧方無精打彩，短歎長吁，連酒也不沾唇，却一汪眼淚泡着眼珠兒，何曾是個乾。大家見此光景，俱各悶悶不樂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，自己把着一壺酒，左一杯，右一盞，彷彿拿酒煞氣的一般。不多會，他就醉了，先自離席，一邊躺着去了。衆人因盧方不喝不吃，也就說道：『大哥如不耐煩，何不歇息歇息呢？』盧方順口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衆位賢弟，恕劣兄不陪了。』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。

這裏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，商議事體。蔣平又將雷英說奸王刻刻不忘，要害大人的話說了。公孫策道：『我也正爲此事躊躇。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，奸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。他如何肯善罷干休呢？咱們如今有個道理。第一，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。不消說了，是展大哥的責任。甚麼事展兄全不用管，就只保護大人要緊。第二，盧大哥身體欠爽，一來要人服侍，二來又要照看。此差交給四弟。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，如此如此。儻有意外之事，隨機應變，管保諸事不至遺漏。衆位弟兄想想如何呢？』展爺等聽了，道：『很好。就是如此料理。』



罷。』酒飯已畢。展爺便到後面，看了看顏大人，又到前面，瞧了瞧盧大爺，兩下裏無非俱是傷心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，來至衙中，問了問奸王正同衆人在集賢堂內，卽刻來至廳前。進了廳房，將回文呈上。奸王接來一看，道：『噯呀！按院印信旣叫孤家盜來，他那裏如何仍有印信？豈有此理？事有可疑。』說罷，將回文遞與鄧車。鄧車接來一看，不覺的滿面通紅，道：『啓上千歲。小臣爲此印原非容易，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？』一句話提醒了奸王，立刻吩咐：『快拿雷英來。』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三俠五義 第一百五回



## 第一百六回

公孫先生假扮按院——神手大聖暗中機謀

且說襄陽王趙爵因見回文上有了印信，追問鄧車。鄧車說：『必是送印之人舞弊。』奸王立刻將雷英喚來，問道：『前次將印好好交代託付於你，你送往那裏去了？』雷英道：『小臣奉千歲密旨，將印信小心在意擗在逆水泉內；並見此泉水勢洶湧，寒氣凜冽。王爺因何追問？』奸王道：『你既將印信擗在泉內，爲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？』說罷，將回文扔下。雷英無奈從地下拾起一看，果見印信光明，毫無錯謬，驚的無言可答。奸王大怒道：『如今有人扳你送印作弊，快快與我據實說



來。』雷英道：『小臣實實將印送至逆水泉內，如何擅敢作弊？請問千歲，是誰說來？』奸王道：『方纔鄧車說來。』

雷英聽了，暗暗發恨。心內一動，妙計即生，不由的冷笑道：『小臣只道那個說的，原來是鄧車。小臣啓上千歲，小臣正爲此事心中犯疑。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門生，智略過人，而且他那衙門裏能人不少，如何能穀輕易的印信叫人盜去？必是將真印藏過，故意的設一方假印，被鄧車盜來，他以爲幹了一件少一無二的奇功。誰知今日真印現出，不但使小臣徒勞無益，額外還擔個不白之冤，兀的不委屈死人了。』一席話說的個奸王點頭不語。鄧車羞愧難當，真是羞惱便成怒。一聲怪叫道：『哎喲！好顏查散！你竟敢欺侮俺麼！俺合你誓不兩立。』雷英道：『鄧大哥不要着急。小弟是據理而論。你既能以廢鐵倒換印信，難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換上假的麼？事已如此，須要大家一同商議商議方好。』鄧車道：『商議甚麼！俺如今惟有殺了按院，以洩欺侮之恨。別不及言。有膽量的隨俺走走吓！』只見沈仲元



道：『小弟情願奉陪。』奸王聞聽，滿心歡喜。就在集賢堂擺上酒餚，大家暢飲。到了初鼓之後，鄧車與沈仲元俱各改扮停當，辭了奸王，竟往按院衙門而來。路途之間計議明白：鄧車下手，沈仲元觀風。及至到了按院衙門，鄧車往左右一看，不見了沈仲元；並不知他何時去的，心中暗道：『他方纔還合我說話，怎麼轉眼間就不見了呢？哦！是了！想來他也是個畏首畏尾之人，瞧不得素常誇口，事到頭來也不自由了。且看鄧車的能爲。俟成功之後，再將他極力的奚落一場。』

想罷，縱身越牆，進了衙門。急轉過二堂，見書房東首那一間燈獨明亮。躡足潛踪，悄到牕下，濕破牕紙，覷眼偷看。見大人手執案卷，細細觀看，而且時常掩卷犯想。雖然穿着便服，却是端然正坐。旁邊連雨墨也不伺候。鄧車暗道：『看他這番光景，却像個與國家辦事的良臣，原不應將他殺却。奈俺老鄧要急於成功，就說不得了。』便奔到中間門邊一看，却是四扇榻扇，邊榻有鎖鎖着，中間兩扇關閉。用手輕輕一撼，却是豎着立栓。回手從背後抽出刀來，順着門縫將刀伸進，右



腕一挺勁，刀尖就扎在立柱之上。然後左手按住刀背，右手只用將腕子往上一拱，立柱的底下已然出槽。右手又往傍邊一擺，左手往下一按，只聽咯噹的一聲，立柱落實。輕輕把刀抽出，用口啣住。左右手把住了榻扇，一邊往懷裏一帶，一邊往外一推，微微有些聲息，吱溜溜便開開了一扇。鄧車回手籠住刀靶，先伸刀，後伏身，斜跨而入。卽奔東間的軟簾，用刀將簾一挑，呼的一聲，脚下邁步，手舉鋼刀，只聽咯噹一聲。鄧車口說：『不好！』磨轉身往外就跑。早已聽見嘩哪一聲。又聽見有人道：『三弟放手，是我！』撲哧的一聲，隨後就追出來了。

你道鄧車如何剛進來就跑了呢？只因他撬柱之時，韓二爺已然諄諄注視。見他將門推開，便持刀下來。尙未立穩，鄧車就進來了。韓二爺知他必奔東間，却搶步先進東間。及至鄧車掀簾邁步舉刀，韓二爺的刀已落下。鄧車借燈光一照，卽用刀架開，「咯噹」轉身出來，迫忙中將桌上的蠟燈嘩啣碰在地下。此時三爺徐慶赤着